

## 《玩偶之家》目录

一. 《玩偶之家》主要内容和创作背景 .....	3
(一) 主要内容.....	3
(二) 创作背景.....	3
二. 《玩偶之家》主题思想 .....	4
(一) 被视为宠物的妇女觉醒过程：呼唤“真正的人”的复归.....	4
1. 父权文化的制衡.....	4
2. 男性律法背景.....	4
3. 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 .....	4
(二) 突破“男性中心”的思想的“牢笼”： .....	5
1. 娜拉出走表达了她要求经济独立的强烈愿望 .....	5
2. 娜拉出走是妇女思想意识独立的一次大解放 .....	5
3. 娜拉出走是对传统“男性中心”的思想文化束缚的挣脱 .....	5
三. 《玩偶之家》中娜拉的形象 .....	7
(一) 娜拉的家庭主妇形象.....	7
(二) 娜拉的独立与坚强.....	7
(三) 娜拉的意识觉醒.....	8
四. 《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同剧中男性的关系 .....	9
(一) 娜拉与剧中男性形象的关系.....	9
1. 娜拉与父亲 .....	9
2. 娜拉与海尔茂 .....	9
3. 娜拉与柯洛克斯泰 .....	10
五. 《玩偶之家》中娜拉在觉醒后的变化 .....	11
(一) 觉醒前的娜拉.....	11
(二) 觉醒后的娜拉.....	11
六. 《玩偶之家》中娜拉“出走”的原因及其悲剧命运 .....	12
(一) 娜拉“出走”的原因探究.....	12
(二) 冲出“围城”后的娜拉.....	12
(三) 妇女如何实现自我解放.....	13
七. 《玩偶之家》中的男性形象 .....	14
(一) 海尔茂的男性形象.....	14
1. 海尔茂的个人形象 .....	14
2. 海尔茂的社会形象 .....	15
(二) 柯洛克斯泰的男性形象.....	15
1. 柯洛克斯泰的个人形象 .....	15
2. 柯洛克斯泰的社会形象 .....	15
(三) 阮克医生的男性形象.....	16
1. 阮克医生的个人形象 .....	16
2. 阮克医生的社会形象 .....	16
八. 《玩偶之家》中林丹太太形象分析 .....	17
(一) 强化戏剧性.....	17
(二) 苦痛中绽放的灵魂.....	18
(三) 重建新世界的救赎者.....	18

八. 《玩偶之家》的意象分析 .....	19
(一) 原型意象.....	19
1. 树.....	19
2. 冬季.....	19
(二) 具体意象.....	20
1. 小孩、小松鼠、小鸟儿.....	20
2. 塔兰特拉土风舞.....	20
3. 面具和关门声.....	20
4. 黑色.....	20
九. 《玩偶之家》结构分析 .....	21
十. 《玩偶之家》语言特色分析 .....	23
(一) 个性化言语表达, 凸显戏剧人物形象.....	23
1. 依托个性语言, 塑造人物性格特色.....	23
2. 活用个性化语言, 凸显人物形象魅力.....	24
(二) 情感化语言, 让话剧表演独具魅力.....	24
1. 动态化语言, 表达人物复杂的内心想法.....	24
2. 不同语气、称呼的运用, 推动剧情情节的变化.....	25
3. 内心独白的表达, 体会人物的无助.....	25
十一. 《玩偶之家》之“玩偶”分析 .....	25
(一) 娜拉——家庭玩偶.....	25
1. 沉睡的玩偶.....	25
2. 玩偶的觉醒.....	26
3. 娜拉追求独立人格的基础.....	26
4. 娜拉出走后的命运如何.....	26
(二) 海尔茂——男权玩偶.....	26
1. 被话语操纵的玩偶.....	26
2. 等待觉醒的玩偶.....	27
(三) 爱情玩偶——林丹太太.....	27
(四) 资本玩偶——柯洛克斯泰.....	27
十二. 《玩偶之家》中的概念隐喻分析 .....	28
(一) 方位隐喻: 上下级权力博弈.....	28
(二) 实体隐喻: 传统和现实的对立.....	29
1. 火炉: 火是危险.....	29
2. 门: 门是枢纽.....	29
3. 塔兰特拉: 舞蹈是死亡.....	30
(三) 结构隐喻: 娜拉的成长之旅.....	30
十三. 《玩偶之家》的艺术特色 .....	31
(一) 严格遵守三一律.....	31
(二) 人物形象刻画采用了对比法.....	31
(三) 剧情发展严密、完整.....	32
(四) 创造性运用“讨论式”艺术手法.....	32
(五) 成功运用“倒溯法”.....	32
十四. 《玩偶之家》的双重反讽艺术 .....	33
十五. 《玩偶之家》作品影响 .....	35

## 一.《玩偶之家》主要内容和创作背景

### （一）主要内容

《玩偶之家》是挪威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创作的戏剧作品。该戏剧是一部典型的社会问题剧，主要围绕过去被宠的女主人公娜拉的觉醒展开，最后以娜拉的出走结束全剧。

《玩偶之家》是一部三幕戏剧。故事讲述了女主人公娜拉为给丈夫海尔茂治病，瞒着丈夫伪造签名向柯洛克斯泰借钱，无意犯了伪造字据罪。多年后，海尔茂升职经理，开除了柯洛克斯泰，后者拿字据要挟娜拉，海尔茂知情后勃然大怒，骂娜拉是“坏东西”、“罪犯”、“下贱女人”，说自己的前程全被她毁了，而当危机解除后，又立刻恢复了对妻子的甜言蜜语，娜拉认清了自己在家庭中“玩偶”般从属于丈夫的地位，当她丈夫的自私、虚伪的丑恶灵魂暴露无疑的时候，最终断然出走。

### （二）创作背景

挪威长期受到外国的奴役和控制。从14世纪到19世纪初，挪威一直是丹麦的附属国，经历了400年的黑暗；1814年，摆脱丹麦统治后，又被迫跟瑞典合并，直到1905年才宣告独立。挪威国家地处欧洲边陲，交通不便，人口稀少，加之自然条件较差，遍布冰川和山谷，因而经济发展比较迟缓，资本主义出现较晚。另一方面，挪威从来没有农奴制度，农民一直有人身的自由权。几百年来，构成了挪威社会主体力量的是自然状态的小农和中小资产阶级。“挪威的小资产者是自由农民之子”，他们受封建的压迫和大工业的冲击较少，眼界虽然狭小，但“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和独立的精神”。挪威社会的这种历史和阶级状况，为易卜生的资产阶级个性反抗思想，提供了客观条件。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工业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即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第二次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企业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

易卜生的创作生涯，是在1848年欧洲各地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影响下开始的。作者经历了家庭破产，同时他在药店学徒受人歧视。作者表示：当时世界为革命思想所激荡，他跟那个小社会，处于公开的战争状态。他为营救一个受迫害的作家，参加过请愿游行，协助社会主义者，做过革命宣传工作，从而使其创作，一开始就同民主运动有着内在的联系。易卜生创作《玩偶之家》的1879年，正是挪威妇女解放运动高涨的年代。易卜生先后结识了两位女权运动活动家——卡米拉·科莱特和奥斯塔·汉斯泰。前者激发了他写《玩偶之家》这个剧本的热情，如1889年，他给女权运动活动家的信中所说：“您开始通过您的精神生活道路，以某种形式进入‘我’的作品。”随后，他们发动的强大女权运动，给易卜生以巨大的鼓舞，更促使他以自己的作品来支持妇女解放运动。

独特的政治、经济、历史条件，决定了“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的独立的精神”，“他们比起堕落的德国小市民来，是真正的人”。易卜生诞生、成长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他的身边还活动着一些“真正的人”。即使作者后来侨居西欧，不难想象他的内心深处仍保有对“真正的人”的美好回忆。这就使他有可能在早中期作品中，一方面，对资本主义人性丧失的现实进行无情地批判，呼唤真正的人的复归；另一方面，又塑造具有人的尊严、道德、情感和期盼以及精神尚未枯萎的正面人物。《玩偶之家》戏剧，是根据作

者的朋友劳拉的一段真实遭遇写出来的。

## 二.《玩偶之家》主题思想

(一) 被视为宠物的妇女觉醒过程：呼唤“真正的人”的复归。

《玩偶之家》为读者塑造了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娜拉，娜拉一直被认为是一位追求女性权利的战斗者。随着该戏剧剧情的发展，她从一个美丽、活泼、无忧无虑的家庭主妇形象，最后变为一个头脑清醒、向往独立、追求自由和平等，愿为真理而奋斗的性情高尚的女性形象。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像娜拉这样的有自己独立思想的女性，注定是悲剧结尾，其悲剧原因也异常复杂。

### 1. 父权文化的制衡

娜拉的悲剧命运原因，首先体现在父权制文化束缚之下，男权社会中女性地位低下。“男人是家庭和社会核心，家庭和社会生活都要以男人为中心展开，在‘男人说了算’的支配下，第二性的‘女人’的一切行为，都必须受男人控制，女人的人格是由男人来塑造的。”女性们只能用委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娜拉的父亲与丈夫，都剥夺了她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她只能选择忍耐。早在娜拉与父亲生活时，她就从来不敢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父亲。

### 2. 男性律法背景

1878年，易卜生在笔记上写道：“有两种精神法律，两种良心，一种存在于男人身上，而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存在于女人身上。男女互相不了解，但女人实际上是按照男人的法律受到制裁的。”而易卜生在《玩偶之家》戏剧中，通过一对资产阶级家庭破裂的悲剧，对男人制裁女人的精神法律，给予了彻底的否定，明确地提出妇女不应是男人的玩物，不应像客厅中的花瓶供人欣赏，应该有独立的人格。“在19世纪的欧洲，男女在法律上是不平等的，法律上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例如：已婚妇女没有财产权、已婚妇女向银行借贷需经丈夫同意等。”上述现实足以让娜拉一直处于父亲和丈夫的附属地位，直到娜拉悲剧结局的发生。娜拉与海尔茂结婚八年，表面上看他们组建了一个完整而幸福的家庭。其实这些都只是假象，海尔茂从来没有把娜拉看作家庭中的平等成员，连娜拉喜欢吃杏仁甜饼干，他也要阻止。娜拉为了救丈夫而冒险触犯法律，使海尔茂获救。然而这样符合情理的事情在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是不允许的，更不能得到认同。

### 3. 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

政治方面，海尔茂更是资产阶级不平等制度的忠实维护者。娜拉在家庭中处于受“男子的监护和压迫”的地位，她只能听从海尔茂的观点而不能反驳。海尔茂拒绝让柯洛克斯太继续在银行中的任职，娜拉只说他“你这种看法心眼儿太小”这句话，他竟然大发雷霆：“小心眼儿，好。咱们索性把这件事一刀两段。”在海尔茂的观念中，女性与社会毫无关联，她们不能参与社会活动。在海尔茂看来，妻子对丈夫只有责任，却不可以拥有任何权利。由此便可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男女政治权利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经济方面，追求金钱和地位，是海尔茂生活中最重要的目标。作为资产阶级庸人，海尔茂貌似“正人君子”的样子，从表面看，他“守法”、“规矩”。但是，他的“守法”是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社会的秩序，从而达到追求金钱和地位的目的。他最终爬上银行经理的地位，诀窍就在这里。因此他不能容忍作为妻子的娜拉伪造签名贷款为自己治病——即使娜拉拯救的人是他自己，因为这会损害他的名誉，导致他不能得到他想要的金钱和地位。由此可见，在海尔茂的这个资产阶级家庭

中，夫妇之间的关系，只有以金钱和地位为中心的利害关系，根本谈不上感情、爱情。

## （二）突破“男性中心”的思想的“牢笼”：

娜拉处在男权社会之中，妇女依附于男人而生存，没有独立的地位。面对丈夫海尔茂的指责，娜拉毅然决然地摔门而去，宣告了她与虚伪、自私的丈夫和剥夺自由平等权利的家庭的彻底决裂，娜拉因此一直被认为是女性主义的勇敢战斗者。因此，对于娜拉的出走，传统的解读是她女性主义思想的觉醒。由此，传统的对娜拉出走的原因有如下几种解读：

### 1. 娜拉出走表达了她要求经济独立的强烈愿望

在机器大工业时代，男性在生产中居于主导地位，因此不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中，男人也就顺理成章地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女人则沦落为男人的附庸。妇女没有正当职业，在经济上只能依赖男人。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取悦和迎合男人，并以此来彰显自己的价值。而出走之前的娜拉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听到海尔茂叫她“小鸟儿”“小松鼠”“爱吃甜食的孩子”，娜拉一直很陶醉。得知海尔茂要做银行的经理，娜拉的第一反应就是“现在咱们花钱可以松点儿了”“不久你就要挣大钱了”。但是娜拉在走之前把戒指还给了海尔茂，在海尔茂提出“你手头不方便的时候我得帮点忙”时，娜拉坚决回答说“不必”。这充分证明娜拉已经真正觉醒并摆脱男人给她设的牢笼而追求经济上的独立。

### 2. 娜拉出走是妇女思想意识独立的一次大解放

渴望别人给予幸福很难，只有自己给予自己幸福比较容易，可能这才是女性意识觉醒的真正动因。女性通过实现物质和精神上的自立、自强，而达到内心世界的真正解放，这是女性思想意识独立的一个必然的过程。“男性中心”和“男性优越”的思想在西方影响深远，久而久之就成为妇女的行动准则和思想坐标。他们安于男人给予的地位而不去争取自身的思想意识自由。当海尔茂提醒娜拉“首先你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时，娜拉清醒地回答说：“现在我只相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人——至少要学做一个人。”这句话不仅对女性的思想意识进行了合理的诠释，也对女性的地位进行了合理的定位。她曾回应海尔茂说“不用你挑那副重担子”，这足以证明娜拉敢于担当家庭和社会的重担，至少她已具备这种意识。娜拉也一步步认清了自己的玩偶地位，“你们何尝真爱过我，你们爱我只是拿我当消遣”正是对她玩偶地位的确切认识。她不愿意再做什么“小鸟儿”“小松鼠”“泥娃娃”，这相对于经济独立的要求而言，是更高层次上的女性思想意识的独立，是精神世界的独立。

### 3. 娜拉出走是对传统“男性中心”的思想文化束缚的挣脱

男权社会中，社会是男性的舞台，法律和社会制度是男性权利的保护伞。娜拉要求摆脱文化上的束缚，对家庭内外的事都要求参与和表决，当丈夫生病时她像个男人一样去借钱并伪造签名，事后又独自偷偷还债，这正是娜拉自身所具备的对男权社会文化的挑战，是她敢于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但是，这种挑战是漫长的，在历经海尔茂的不断指责之后，娜拉才真正意识到传统“男性中心”的思想文化就像枷锁一样束缚着自己。海尔茂说“‘我’可没有缺点，并且希望永远不会有”，传统“男性中心”的思想，正是这种自负和骄傲的温床。海尔茂自以为他是家庭重担的承担者，他看不到娜拉为他做的一切，他时常说“你瞧着吧，‘我’的两只阔肩膀足够挑起那副重担”之类的话。然而，海尔茂的这种“男性中心”的思想是多么令与他朝夕相处的娜拉窒息和压抑啊。海尔茂曾经这样对娜拉说：“亲爱的宝贝，‘我’常常盼望有桩危险事情威胁你，好让‘我’拼着命，牺牲一切去救你。”这话语似

乎很让人感动，却深深暴露了海尔茂自认为是救世主的本质。“男性中心”的思想一直困扰着娜拉，困扰着他们的家庭。直到娜拉最终出走，才真正宣告了娜拉对这种思想文化的彻底挣脱。

娜拉出走的原因：第一，娜拉出走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法律制度的强烈控诉。娜拉出走的直接原因是她伪造的签名触犯了法律，因而影响了丈夫海尔茂的工作及前途。而这根本上，是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不合理的一面造成的。柯洛克斯泰告诉娜拉“从前‘我’犯的也是这么一桩罪，那桩罪弄得‘我’身败名裂，在社会上到处难站脚”，由此可见，这种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不合理性，不仅是对于女性而言的，对于男性也是一样的。当听柯洛克斯泰说“法律不考虑动机”的时候，娜拉说“那么那一定是笨法律”，“‘我’不信，难道法律不许女儿想法子让病得快死的父亲少受点烦恼吗？难道法律不许老婆搭救丈夫的性命吗？‘我’不大懂法律，可是‘我’想法律上总该有那样的条文允许人家做这些事”。后来她还说“‘我’不信世界上有这种不讲理的法律”。从一定意义上说，娜拉最终出走，也是对这种非人性化的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控诉。不管结果如何，娜拉出走，迈出了十分可贵的一步。

第二，娜拉出走是对自己爱情的再审视和再思考。娜拉与海尔茂之间的爱情是建立在男人绝对权威的基础上的。一旦女人超越了男人的地位，这段感情就会出现危机。虽然海尔茂在即将做银行经理时，他对妻子说，你的一双可爱的眼睛和两只嫩手不用吃苦了，看似是对娜拉的爱，但更多的是他对权利、地位、金钱的崇拜罢了。他所真正高兴的是他有了“一个稳固的工作和丰富的收入”。娜拉对自己借钱的事，一直遮遮掩掩，是因为她深知如果海尔茂知道了，他们的感情就会冷淡，“美满快乐的家庭也会改样子”。娜拉总是“偷吃”杏仁甜饼干，因为海尔茂不允许她吃，原因是怕她把牙吃坏了。娜拉说海尔茂常说要把自己独占在手里，刚结婚的时候一提起一个朋友海尔茂就嫉妒，因此娜拉就不再提了。阮克大夫却喜欢听娜拉讲，所以娜拉喜欢跟阮克大夫聊天。

娜拉和海尔茂之间，应该说不是正常的爱情生活该拥有的状态，阮克医生的出现就更印证了这一点。他们之间更像是一对惺惺相惜的恋人，无拘无束，有共同的话题，在一起轻松又快乐。而且娜拉与阮克大夫之间存在暧昧不清的关系，她让阮克大夫看她的肉色丝袜，从“只许你看我的脚”到“别处也让看”。在这个过程中，或许娜拉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爱情是有问题的，她的出走或许也是对这段爱情的重新审视和重新思考。

第三，娜拉出走是对正常婚姻生活的期待。娜拉出走之后会怎样，易卜生没有给出任何答案。但是娜拉出走时，海尔茂极力挽留，娜拉说了一句话，那就是：“要等奇迹中的奇迹发生。”并解释说：“那就是说，咱们俩都得改变。”虽然娜拉说她现在不信世界上有奇迹了，但是如果他们夫妻都做出相应的改变，或许娜拉期待的“奇迹”还是会发生的。应该说，这种“奇迹中的奇迹”，在现代社会已经很普遍了，但是在娜拉那个时代，可能她的这种期待还要经过漫长的等待。

第四，娜拉出走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对孩子的教育和抚养失去了信心。娜拉有三个可爱的孩子，但是她出走的时候却一个都没有带走。从该戏剧中看到，娜拉并不是不爱她的孩子，而是太爱了。圣诞节，娜拉给每个孩子都买了礼物，她自己却什么都不要。但是当海尔茂说，年轻人犯罪的案子差不多都可以追溯到撒谎的母亲身上时，娜拉想到自己因为借钱的事而撒谎，就开始紧张起来了。当安娜带着孩子来找她的时候，娜拉吞吞吐吐地说：“不行，不行，

别让他们上‘我’这儿来。”显然，娜拉害怕自己撒谎的行为，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不利的影响。娜拉在自己撒谎这件事情上，可能最不能面对的就是孩子。因此，对娜拉而言，只有出走，才能让孩子摆脱撒谎妈妈的阴影，娜拉自己的内心也才能获得解脱。

《玩偶之家》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娜拉，成了爱情话语的牺牲品，在这个过程中，他一度陷入失语状态。海尔茂在名誉和妻子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不惜以牺牲妻子为代价来挽回自己的面子。从娜拉和海尔茂的关系看，婚姻是一个以男人为中心的权利堡垒，女人在这样的堡垒里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幸福出路的。娜拉虽然处于男权社会下的从属地位，却一步一步走向了抗争和独立，在不断寻找婚姻幸福出路的过程中，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和解放。

《玩偶之家》通过中产阶级出身的妇女娜拉追求生活意义和人的权利的觉悟过程，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丑恶，歌颂了妇女的解放。

### 三.《玩偶之家》中娜拉的形象

#### （一）娜拉的家庭主妇形象

“‘母亲妇人’是当时女性的理想化形象，妻子理所当然应是虔敬、纯洁的，对丈夫应该是温顺与恭从的。”在第一幕开始时，娜拉向我们呈现的是一个善良单纯的家庭主妇形象。在圣诞节即将到来之际，脚夫送来了圣诞树，本来手头就不宽裕的娜拉却不用脚夫找零，体现她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也从侧面反映了娜拉善良的一面。身为家庭主妇的娜拉，为了迎接圣诞节，一直在积极地给这个家和孩子们及佣人准备礼物，却不曾为自己买些什么。“一间屋子，布置得很舒服雅致，可是并不奢华。”她用心爱着自己丈夫和孩子们，用自己最大的力量去付出，却不曾求得回报；当自己的丈夫得了重病之后，她倾尽全力并隐瞒丈夫向柯洛克斯泰借钱，对丈夫百依百顺，娜拉宁愿做丈夫眼中玩偶妻子，也不会违背他的意思，只是想为了维持这个和睦的家庭状态，足见娜拉对丈夫深深的爱。

在婚前，就被父亲视为单纯“玩偶娃娃”的娜拉，在婚后也是丈夫海尔茂眼中的“玩偶娃娃”，对于吃自己最爱的杏仁饼干都要在家中藏着掖着，生怕被海尔茂发现。从丈夫对她“小鸟儿”“小松鼠儿”“乱花钱的孩子”这些称呼中，我们看，在海尔茂的眼中的娜拉是一个单纯、不涉世事且无忧无虑的大孩子，是应该被时刻保护着的，她的一切行动都要受自己的支配和指挥，可见娜拉在家中是没有什么地位可言，十分单纯。

娜拉不仅善良单纯，而且热心孝顺。当旧日好友林丹太太上门拜访时，通过追溯往事，得知林丹太太现在的处境艰难，她深表同情。林丹太太向她求助，希望她能劝说她的丈夫为自己在银行寻求职位时，娜拉也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林丹太太，并且以实际行动帮助了她，解决了她的难处，这些都能看出娜拉的热心。其次，在娜拉的父亲重病期间，娜拉家中遇到了困难麻烦，她宁愿冒着自己名誉被毁的危险，假冒父亲笔迹签字，也没有将借据寄给她的父亲。因为她不想让她的父亲在临终前还要担心她，因为在她的心中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家人和亲情更重要。与林丹太太聊起来这件事的时候，她还一度难过自己在父亲重病的时候，没能在他身边照顾他，足见娜拉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

#### （二）娜拉的独立与坚强

娜拉虽然是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但她也有着独立坚强的性格，是一个不甘平凡、不安于现状的人。当丈夫得了重病需要筹钱去南方疗养，但家中经济拮据，加之自己的父亲病重，她并没有就此放弃。知道海尔茂就算结束生命，也不会向别人借钱的娜拉，没有与丈夫事先

商量，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尽力拯救这个幸福的家庭。她私自向柯洛克斯泰借钱，并伪造父亲笔迹在借据上签名，明知会触犯法律，但是娜拉还是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在危急时刻，她并没有首先考虑自己，充斥她脑海的只有这个家庭，只有自己的丈夫。娜拉一个人默默承受着这一切，一边隐瞒丈夫，一边偷偷还债；不仅从丈夫给的家庭开支中节省钱财，而且在闲暇之余自己还会去做些轻巧活补贴家用。她一直靠着自己的能力努力还债，从未有过抱怨，也从未有过后悔，娜拉为的就是他们仅有的幸福小家。

娜拉平日里对丈夫百依百顺，像无忧无虑的孩子一样快乐地生活着，内心充满了乐观。当柯洛克斯泰上门威胁娜拉要将伪造一事公之于众时，娜拉从未想过自己，她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做主的这件事会连累丈夫，她决定将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不愿拖累丈夫，她甚至想到用自杀承担这一罪名，为的就是一家人能安稳地生活着，不被外在事情打破本来宁静的生活。

在家庭中，尽管海尔茂对娜拉进行着严格的控制，但是娜拉并没有表现出不情愿和不耐烦，反而在家中充当很好的角色。然而作为一个活着的人，娜拉也有自己的追求和想法，她也一直在为家庭更好的生活而默默做着打算，在依赖中存有独立，在温柔中透露着坚强。娜拉也一直用自己真切的行动影响着三个孩子，希望能对他们有所启发，想要教会孩子们一定要学会独立，学会坚强。

### （三）娜拉的意识觉醒

当娜拉全心全意爱着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并将自己的全部生命都给这个家庭时，现实的一棒，却狠狠地把娜拉从梦中敲醒。自己的丈夫当上了银行的经理，为旧友林丹太太在银行谋得的职位，不料将柯洛克斯泰顶替；柯洛克斯泰让娜拉说服海尔茂，为自己在银行谋得更高的职位，事情落空之后，激起了柯洛克斯泰的大怒。柯洛克斯泰威胁娜拉说要给海尔茂写信，告诉海尔茂，当初娜拉向自己借钱，并揭穿娜拉伪造签名借据一事，娜拉听后魂飞魄散，一时间陷入惊慌失措，平静美满的生活要被打破。

其实，娜拉在身处险境的时候，在她的内心深处，她是特别希望海尔茂能够坚定地同自己站在一起，她一直盼望着奇迹的出现，她希望海尔茂是一个勇于为自己妻子承担责任并保护妻子的人。然而，在海尔茂看了柯洛克斯泰信件，知道娜拉隐瞒了八年之久的秘密后勃然大怒，一度谩骂说是娜拉毁了自己的前程和幸福生活，告诉她可以住在这个家中，但是再也不要让娜拉继续抚养孩子们。这一切使得娜拉明白了自己的丈夫从来就没有了解过自己，自己忍辱负重，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向柯洛克斯泰借钱拯救病危的海尔茂，为的就是不让海尔茂为此感到耻辱，自己却要一个人苦苦保守着这个秘密。在这谩骂声中，娜拉终于意识到“在这儿我是你的‘玩偶老婆’，正像我在家里是我父亲的‘玩偶女儿’一样”的深刻意味。

面对着接下来收到柯洛克斯泰的另外一封信件及借据，海尔茂与之前截然相反的态度，让娜拉彻底看清了海尔茂自私、虚伪的面目，他自始至终都只是为了自己的名誉和前途着想，眼里根本没有自己。娜拉头脑清醒起来，在明白自己的“玩偶”地位之后，大胆地和海尔茂说“不”，她不再对海尔茂百般顺从，而是变得勇敢起来。娜拉坚定地选择放弃海尔茂和这个家，要为自己而活，她想要冲破束缚自己八年之久的婚姻牢笼；寻求真正的自我，选择属于自己的人生，追求独立、自由地生活，而不只是一个被人随意摆布的“玩偶”，一直活在别人的世界里，一直为别人服务。娜拉呐喊道：“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



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娜拉意识的突然觉醒，使得一个有勇气、有决心、敢于冲破牢笼、大胆追求平等自由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最后在海尔茂劝说无果的情况下，娜拉勇敢地关上了“玩偶之家”的大门，离开了丈夫，离开了孩子，离开了这个让自己心痛的家，走向了人生新征程。

娜拉在《玩偶之家》中呈现的是一位勇敢女性形象，这从某种意义上预示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想要追求独立的人格和现实中的地位平等。虽然娜拉最后的觉醒来之不易，过程历经曲折，但是当代女性在家庭地位中的思考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也鼓励她们认识到男女地位的平等。娜拉的结局也告诫广大女性要实现经济独立，重视提高自己的家庭地位，得到必要的尊重，才能获得幸福和美满人生。

#### 四.《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同剧中男性的关系

##### （一）娜拉与剧中男性形象的关系

##### 1. 娜拉与父亲

在巴特勒的《性别麻烦》当中，他提到制度和性别的先后顺序，即先有制度后有性别，并指出制度的两个显著特征：约束力和衍生力。如果给性别制定带有约束性的制度，两性则被清晰区别。也就是说，人自出生以来其实是无等级高低分类的，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区分了男性或女性，而是在成长过程，逐渐受到外在社会环境的影响，逐渐发展成为男人或女人。以男性为例，除去不可控制的生理特征，个体是在出生受教育之后，才具有了男性应该具有的特征，而不是天生就是“男性”。比如女生应该操持家庭，温柔贤惠；而男生应该出现在战场，英勇无畏。这些都是具体社会性的性别制度，逐渐成为广为流传的评价标准。

依照巴特勒的观点，正常情况下，婴儿最早接触的男性应该是它的父亲，如果父亲不以“男性”或“女性”的标准去教育它，它就可能不被“性别化”。反之，如果以性别的标准去教育它，它就会不得已妥协和顺从。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是个活泼可爱、天真烂漫、美丽动人的女子，剧中对于她的父亲形象并没有直接描写，也不清楚父亲在家庭教育的过程中有没有用“性别化”的标准要求她，但在不得已走出家庭之时，她恍然明白自己一直以来都是一只“玩偶洋娃娃”，未和海尔茂成婚之前，作为别人的女儿，都是父亲说什么，自己就做什么，似乎没有自己做过任何选择。纵观 19 世纪的社会经济状况，娜拉的父亲应该为中产阶级，经济水平虽然不是骄奢淫逸，也称得上富裕。在原生态家庭中，父亲一直将其看作自己的“玩偶洋娃娃”，一方面细心疼爱，另一方面要求她百依百顺。因此娜拉自幼独立意识薄弱，总是任由别人来安排生活，这就是父亲带给娜拉的“女性”的家庭教育。

##### 2. 娜拉与海尔茂

海尔茂是娜拉的丈夫，剧本的核心是娜拉同海尔茂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起伏跌宕的。娜拉美丽善良、会跳舞、会撒娇、贤惠体贴，相夫教子，是个理想的妻子人选。故事开始娜拉和丈夫海尔茂过着幸福的生活，娜拉操持家务仅仅有条，海尔茂挣钱养家，并亲昵地称呼娜拉“小鸟”“鸽子”“宝贝”“小松鼠”，他们的感情基础看起来无坚不摧。这个时候娜拉的老同学林丹太太得知海尔茂刚谋到银行经理一职，所以来找娜拉帮忙，希望可以谋得一份工作。于是海尔茂解雇了之前同自己关系不融洽的小职员柯洛克斯泰，准备让林丹太太接替他的职位，失去工作的柯洛克斯泰为了换回自己的工作，便将娜拉的借条作为威胁的筹码。

娜拉为什么会有借条？很久之前，海尔茂生病了，病得很重。医生说想要救他的性命，

必须带他去南方治疗。在当时的社会，女性是不能向银行借钱的，所以没有人敢隐瞒丈夫去借钱。但是，海尔茂是个固执坚持原则的人，他认为借钱是耻辱和低级的行为，根本没办法说服他。为了救丈夫的性命，迫于形势，娜拉瞒着家人，模仿伪造了父亲的签名，私自向柯洛克斯泰借了钱。为了尽快还清债款，她偷偷做女红活儿、抄写工作。但是欠款还没来得及还清，柯洛克斯泰因为被解雇，便用借条威胁娜拉劝说海尔茂改变主意，娜拉没有如他所愿，他便把借条交给了海尔茂。为了丈夫的个人名誉和他们家庭的幸福，娜拉决定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承担所有后果，绝不连累丈夫。而知道娜拉救他真相的海尔茂却大发雷霆，他对娜拉不仅没有感激之情，反而觉得是妻子毁了他的名誉，他无情的斥责娜拉：

“我是你合法的丈夫，你的所作所为，直接影响我的名誉。今天我好像从一场美梦中醒过来！这八年里我最得意、最喜欢的女人竟然是个伪君子，是一个撒谎的人，比这还坏是个犯罪的人！”

知道真相的海尔茂认为自己的名誉是高于一切的，他将个人的声誉看得高于一切，所以绝不允许有人侵犯或者玷污，即使是自己的妻子也不例外。他想到一旦真相大白，自己便会成为别人口中一个伪造罪名的女人的丈夫；不出几天，全市的人都会知道作为新经理的他，需要有一个会撒谎的妻子！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妻子独自承认错误，大家会觉得他是一个逃避责任的人，逼迫妻子对顶替罪名；如果他承认错误，那么总经理的位置，现在所有的金钱和名誉都将失去。在他的价值观里，这些远远比夫妻的情分要重要，甚至他从来不觉得，也应该给予娜拉情感的关怀。

隐藏在娜拉心理的秘密突然公开，使得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一时间陷入无法应对的窘境中，娜拉也曾想过如果借款的事情被丈夫知晓会怎样，她设想了好多个情景，唯一没有想到的就是海尔茂如此陌生的指责。幸好他们的邻居林丹太太说服了柯洛克斯泰放弃法律追究，知道这一消息的海尔茂便出现态度的极大转变，称自己已经不计较她。灾祸是过去了，看起来只是虚惊一场，那么娜拉和海尔茂还能像往常一样的幸福生活吗？娜拉作为妻子，她原本对丈夫的爱是自信满满的，但是在困难面前让她真正认识到丈夫真实的想法，娜拉明白自己和丈夫是不平等的。面对丈夫，她就像一个没有地位的“失语者”，所谓“失语”不仅仅是字面上的生理性或病理性的原因导致的语言功能障碍或丧失，而是指在重要事情方面丧失了表达和裁决的权力。因为她是个女人，是人家的妻子，她就成了丈夫的私有财产。丈夫的兴趣爱好就是她的兴趣爱好，可是自己爱什么，想干什么，丈夫从来不会了解。娜拉意识到自己已经完全迷失，想要清楚的了解自己，必须冲出家庭的牢笼，于是她毅然决然地要逃离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婚姻家庭，放弃作为母亲的责任，先去学会做一个独立的人。于是剧情在砰的关门声中结束，娜拉走出家庭，摆脱丈夫的权力，去找寻自我的价值。

### 3. 娜拉与柯洛克斯泰

如果说父亲的管束，海尔茂的无情刺激了娜拉，那么柯洛克斯泰的威胁便是导致娜拉离开家庭束缚的直接导火线。他借款给娜拉救海尔茂的生命，又在自己面临失业的时候，因为抵不过海尔茂，所以借用借据的把柄来威胁娜拉。一个男人为了生存胁迫女人，希望这样可以换取自己的职位。柯洛克斯泰与娜拉既不存在亲属关系也不存在恋人关系，却直观地体现出男权主义在社会中的绝对优势。娜拉只是做了作为妻子最合情合法的事情，而柯洛克斯泰却为了自己的目的去威胁一个瘦弱的女子，娜拉不仅不能作出任何抵抗，也没有任何的余地

可以挣扎。

通过将娜拉同剧中的三位男性的相处关系进行分析，娜拉对父亲百依百顺，成为什么样的人，嫁给谁都由父亲决定，我们看到父权对娜拉的压迫；娜拉同海尔茂是夫妻关系，依照当下的《婚姻法》他们应当是平等的，但是娜拉却只是丈夫的玩偶，为他唱歌为他跳舞为他操持家务，没有独立的人格，更像小宠物等待主人的经济施舍，当丈夫的名利受到影响的时候，丈夫依然决然的牺牲妻子，海尔茂以绝对的夫权压制着娜拉，而不是将她视为同甘共苦的妻子；娜拉与柯洛克斯泰之间，一个男子为了自己的一份工作，威胁手无缚鸡之力的娜拉，娜拉几乎没有权力反抗，她只能听任命运的安排，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一个失业的柯洛克斯泰也以绝对的男权威胁着娜拉。因此，娜拉同剧中的男性关系是极不平等的，绝对的男权牢牢的压迫着娜拉。剧中的男性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直观的见到娜拉承受的重重压迫，在社会几乎没有立足的余地。

## 五.《玩偶之家》中娜拉在觉醒后的变化

### （一）觉醒前的娜拉

娜拉是一位美丽温柔且十分善良的家庭主妇，单纯且充满了孩子气。她很爱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为了他们，她甘愿奉献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当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海尔茂得了重病之后，倾尽一切也要挽救他的生命。她向柯洛克斯泰借钱，伪造签名，甚至都不在乎这样做会触犯法律。因为对于她来说，没有什么比家人的安危更重要。为了拯救自己的家人，维持现有的和谐的家庭关系，她甘愿做一个玩偶，做丈夫的金丝雀。

她身边的人都认为她是个长不大的孩子，是一朵在温室中被保护得很好的花朵，没有见识过社会上的险恶，从未离开过“温室”，也不知道离开后将会面临什么。

当丈夫得了重病后，为了筹钱送他出国治病，娜拉便伪造父亲的签名私自借贷，省吃俭用，做零工按期偿还债务，并且镇定地与债权人周旋，展现出独立自主的一面。这也暗示读者：娜拉有觉醒的可能。

### （二）觉醒后的娜拉

在林丹太太的鼓励下，她终于告知丈夫：自己曾伪造父亲的签名，借贷为他治病。她没有等到她预想的安慰和关心，反而遭到了丈夫的侮辱和谩骂，亲眼目睹了丈夫卑劣、虚伪的一面。虽然娜拉一直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但是她的心里始终埋藏着一颗向往自由和独立的种子，她对自己的未来是有憧憬的。因此，当她看清丈夫的真面目后，便毅然选择与其决裂，不再做一只听话的玩偶，而是要为自己而活，追求自己向往的独立又自主的生活，实现自我和人生价值。

失望透顶的她选择离家出走，离开那个“玩偶之家”，摆脱“小鸟儿”的身份，作为一个人好好地活一次。娜拉自我意识觉醒了，她不再是一个只知道依靠他人、取悦他人的寄生虫，而是一名有理想、有追求、有抱负的新女性。就算不知道前方等着自己的会是什么，她依然选择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再对丈夫百依百顺，而是去追求有自我的生活。娜拉身上的勇敢和果决让她成为了当时社会上的新女性，她的觉醒和反抗也让她成为了女性追求解放的一盏明灯。

《玩偶之家》中的娜拉敢于向落后的旧势力喊出“首先我是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不再相信丈夫一直灌输给她的思想“首先你是一个老婆，一个母亲”，这是十分难得

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女性只能生活在男性的阴影之下，成为他们的附属品。因此，让占据优势地位的男性以及备受压迫的女性共同意识到并尝试改变这一现状，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在《玩偶之家》中，海尔茂曾经这样对娜拉说：“亲爱的宝贝，我常常盼望有一桩危险的事情威胁你，好让我拼着命，牺牲一切去救你。”这句话似乎很感人，却暴露了海尔茂自认为是救世主的虚伪本质。“以男性为中心”的思想一直困扰着娜拉，困扰着当时许许多多的女性。

总之，易卜生围绕过去被宠的女主人公娜拉的觉醒展开，最后以娜拉的出走结束全剧，抨击了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家庭伦理对人的禁锢（在家中妻子没有实际地位，只是丈夫的附庸，对丈夫要言听计从，只要一纸休书妻子便无法生存），极大地推动了欧洲女权运动的发展，向社会发出了关于“人的价值”的呼喊：人不是玩偶。

## 六.《玩偶之家》中娜拉“出走”的原因及其悲剧命运

### （一）娜拉“出走”的原因探究

在易卜生的笔下，娜拉同挪威千千万万个家庭妇女一样美丽善良、热爱生活，完美诠释了贤妻良母的含义。她和海尔茂已经结婚八年，并且育有三个可爱漂亮的孩子。看似幸福的家庭婚姻生活下却也掩藏着不幸，八年前，海尔茂的一场重病让娜拉无奈之下只得伪造签名借了债。虽然海尔茂的病治好了可是娜拉却背上了伪造签名的罪行一边偷偷还债，一边还要瞒着海尔茂借债的真相。八年来娜拉默默承担着还债的责任，在她的眼里，能够挽救心爱之人的性命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即使这样做违反了法律也义无反顾，这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抗争性和敢作敢为为出走提供了性格基础。

娜拉在和林丹太太的交谈中说道：“除了那个（拿自己的生活费贴补家用）我还用别的法子去弄钱。去年冬天运气好，弄到了好些抄写的工作。我每天晚上躲在屋子里一直抄到后半夜。喔，有时候我实在累得不得了。可是能这么做事挣钱，心里很痛快。我几乎觉得自己像一个男人。”从她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娜拉内心渴望男女平等的强烈愿望。“像个男人”饱含着娜拉对自己的肯定，她觉得自己也可以像男人一样做好一件事情，并为之自豪。娜拉身上所体现的是一种坚定不移的女权思想，这与海尔茂身上所固有的男性中心思想是对立的。正是这种对立为娜拉的“出走”奠定了思想基础，也注定这是一场以女权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婚姻“叛逃”。

### （二）冲出“围城”后的娜拉

事实上，易卜生并未指明娜拉出走后的命运，也不可能指明娜拉的出路在何处。这个有关男女两性不平等和妇女解放后生存空间的深刻问题由此画上了一个伟大的问号，给我们留下了思索的空间。娜拉离家出走时那一声庄严而沉重的关门声响彻世界各地，成为妇女们反抗家庭专制的典范。娜拉在离开家庭之前发出过这样的呼号：“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人——至少我要先学会做一个人”“我还有别的同样神圣的责任，那就是我对自己的责任。”这些话语在一百多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号角中被中国现代的启蒙家们称为“妇女独立的宣言书”响彻中华大地。新青年们不屈不挠地向封建礼教和家庭专制发起宣战，觉醒的、叛逆的娜拉正好契合了五四精神，成为新时期妇女解放、自由平等的时代楷模。一时之间娜拉式的女性出走成为经久不衰的潮流和对抗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思想桎梏的有力武器，也让几千年的传统封建枷锁有了松动的趋势。但从客观的角度来讲，娜拉的出走是一个旧问题的结束和

一个新的问题的出现，那就是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

海尔茂在经济上对于娜拉的统治直接导致了娜拉觉醒前一直受到海尔茂控制，所以说娜拉只有实现了经济独立才能获得人格独立。也就是说关于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实际也是娜拉如何获得经济来源的问题，就这一问题郭沫若做出了乐观的回答：“脱离了玩偶之家的娜拉，究竟该往何处去？求得应分的学识与技能以谋生活的独立，在社会总解放中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这些便是正确的答案。”这是一条寻求自我独立的道路，显然对于出身中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娜拉来说是可能的。因为她具有一定的学识和技能去谋求生活的独立，也有实现经济独立、反抗传统的思想基础和勇气。而剧本中林丹太太的经历似乎也是在告诉读者们那会是娜拉的潜在出路，娜拉在社会上依靠自己获得经济独立是可能的，只是路途会比较艰辛。从娜拉八年独立还债的经历也可以看出娜拉吃苦耐劳的性格和谋求生活独立的能力，也印证着娜拉实现经济独立的可能性。同样针对娜拉如何获得经济来源的问题，鲁迅先生的回答却是悲观的。他在1923年的一次演讲中说道：“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娜拉出走之时，正值挪威的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时期，娜拉又生活在一个大城市中，而大城市往往更容易激发出潜藏在女性内心深处的物欲。面对直言不讳的爱情和赤裸裸的现实利益，初步踏入社会的娜拉会不会选择不劳而获尚未可知。如果娜拉没有抵挡住这些诱惑就难以摆脱对男性的依附，所谓的离家出走也只是从托伐之手挣脱出来又进入到另一个新的藩篱之中。由此可见，鲁迅先生关于娜拉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设想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 （三）妇女如何实现自我解放

娜拉的出走，为争取妇女解放的女性们提供了一条可行之路，那就是获得经济和精神的双重独立。虽然娜拉们出走后还要面临一系列的社会难题，但只有女性们自身的不断觉醒才能够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现代女性和娜拉相比，生活的时代和环境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社会观念也有很大的进步。经过两次起源于美国的女权运动，并在人类共同的长期努力下，女性受压迫歧视的局面已经有所改观，两性平等的期望已然不远。虽然现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已经有所提高，但离真正实现男女平等还是有一段距离。

如何摆脱婚姻依附实现自身价值仍然是新时代女性需要深入思考的课题，也是时代所赋予女性的历史使命。首先，女性应当对自身价值有一个明确而清晰的认知，不能被传统思想观念束缚。其次，从女性的个人行为角度来说，新时代的女性应该自食其力，在社会劳动中获得经济的独立。正如恩格斯所言：“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因为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最后，还应该重视女性的教育问题。女性应树立自尊自信自立自爱的价值观，破除男尊女卑的陈旧思想观念，摆正金钱与人格独立的关系，切不可因缺乏物质基础就放弃了自己的人格独立，在依附中迷失自我。

在父权制社会下，女性长期受到压迫的历史局面从根本来说是人类文化充满屈辱、人性出现极大偏差的一部堕落史。人类如果想要改写这部堕落史就势必不能再新的偏差来掩盖旧的偏差，重新走有辱人性和文化的道路。我们需要做的是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不是要在男性认同和女性个性中做单一选择，而是一种超越以往历史形态的新模式，也就是建立“双性文化特征”。这种“双性文化特征”是需要充分尊重两性独立人格并

摒弃传统文化弊端的，在“双性文化特征”下，现代社会的婚姻关系应该建立在互相尊重关心、彼此理解的基础之上。夫妻双方的独立人格不应该因为婚姻的存在而丧失，大家仍然能够保持一个相对独立自由的发展空间。正如女性解放先驱西蒙·波伏娃所指出的那样：“婚姻是要联合两个完整的独立个体，不是一个附和，不是一个退路，不是一种逃避或一项弥补。夫妻不应被看成一个单位，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细胞，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社会的一部分，可以独立自由发展；然后同样能适应社会的两个人，才能大大方方地联合，男女的结合才能建立于相互认清对方的自由之上。”因此，“双性文化特征”可能是拯救和完善人类文化的一条相当切实可行的道路。虽然，现实的道路是漫长曲折的，但在人类文化日趋繁荣的现代社会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壁垒正在缓慢持续地被打破，相信总有一天女性能在婚姻和情感中真正实现自由、凸显个性。

## 七.《玩偶之家》中的男性形象

### （一）海尔茂的男性形象

#### 1. 海尔茂的个人形象

从表面上来看，海尔茂是一个温柔体贴的丈夫，爱护家庭的好爸爸。面对妻子不高兴，他会哄她开心并给她伴奏钢琴，挑选舞会的衣服，甚至放下工作陪她一起练习舞蹈。在工作中，他没有做过违法的事情，一直小心翼翼，步步努力升到银行部门经理，可以说是一个积极正面的形象。但是，他的身上还有着自私虚伪的一面。在他当上合资银行的经理时，他一上来就辞退了柯洛克斯泰，表面上的理由是柯洛克斯泰伪造文件，其实是因为柯洛克斯泰曾是他大学里的同学，并常常叫他的小名。他觉得这样会有损自己经理的尊严，动摇自己的地位。他非常气愤地对娜拉说过：“他随便叫我的小名儿，不管旁边有人没有人。他最爱同我套亲热，托伐长、托伐短的叫个没完！你说让我怎么受得了。要是他在银行待下去，我这经理实在当不了。”因为一些小事就不顾昔日的同窗情谊，就要断送同学的工作，对他的人格进行贬低，可见海尔茂的狭隘和自私。在周末，海尔茂的变脸速度更是让人惊叹。在柯洛克斯泰的第一封信到达之前，他还信誓旦旦地对娜拉说道：“亲爱的宝贝！我总是觉得把你搂得不够紧。娜拉，你知道不知道，我常常盼望着有桩危险的事威胁着你，好让我拼着命，牺牲一切去救你。”然而就在看完第一封信后，他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嘿！好像做了一场噩梦醒过来！这八年功夫——我最得意、最喜欢的女人——没想到是个伪君子，是个撒谎的人——比这还坏——是个犯罪的人。真是可恶极了！哼！哼！”“你把我一生幸福全都葬送了。我的前途也让你断送了。喔，想起来真可怕！现在我让一个坏蛋抓在手心里……我这场大祸都是一个下贱女人惹出来的！”接着第二封信来了，看完之后，海尔茂的态度又立刻发生了转变：“你正想做老婆的应该爱丈夫那样爱着我。只是你没有经验，用错了方法。可是难道因为你自己没主意，我就不爱你吗？我决不会。”“好，去吧。我受惊的小鸟儿，别害怕，定定神，把心静下来。你放心，一切事情都有我。我的翅膀宽，可以保护你。”当危险来临时——即便娜拉伪造签名借债是为了给他治病，他马上想到的也只是自己的名誉和前途。他勃然大怒，骂娜拉“道德败坏”，是“下贱女人”，甚至认为娜拉没有教育子女的权利。娜拉对于海尔茂而言，只是一个好看的玩偶，并没有自由的个人意志。女人可以为男人做出牺牲，男人却“不能为他爱的人牺牲自己的名誉”。丝毫不顾昔日的情分，危险过去，他首先强调的是“我没事了，娜拉，我没事了”。一切都是以他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然后又开

始虚伪地假惺惺地安慰哄劝娜拉。在他心里自己的前途、荣誉、金钱才是最重要的，爱情、亲情都不重要，凡是威胁到自己前途、荣誉的都应该被扫清。

多么虚伪与自私的海尔茂！

## 2. 海尔茂的社会形象

对家庭，海尔茂是一个十足的大男子主义的拥护者。不仅家里的金钱全部由他支配，就连信箱的钥匙都是由他掌控，甚至妻子吃杏仁饼干他都要干涉。他并没有把娜拉放在平等的地位上，他把娜拉当成玩偶，希望娜拉以他为中心，依附于他。事实证明，他做到了，娜拉一直以他的喜好来要求自己的言行，生怕惹他不高兴。他完全拥护和遵守资产阶级制度和秩序。他把那种不合理的法律和资产阶级的虚伪道德标准认做天经地义。他遵守这些法律和道德，只不过是为了保障他的名誉地位，并不是因为它们代表正义。他发现娜拉曾经伪造签字为他借钱时之所以大发雷霆，就是怕影响他的名誉从而影响他的地位，并不是认为伪造签字本身如何不道德。只要柯洛克斯泰不公开出来，他就并不在乎，可见他的正直是虚伪的，表面的。娜拉是海尔茂的玩偶，但同时海尔茂也是现实社会的玩偶，他被社会的法律，宗教，道德支配着。在得知娜拉伪造签名时，他显得惊慌失措，那是因为他认为这违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并且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海尔茂把男权社会中的种种法则视为自己做人的标准，没有自我的喜怒哀乐，只是让自己的所言所行符合男权社会的这一系列准则。因此，他也是男权社会这个无情的巨手所掌控的一个玩偶。”当娜拉最终看清海尔茂虚伪自私的本质打算离开的时候，海尔茂没有选择承认错误、诚恳地挽留妻子，而是企图用“宗教”“道德”来麻痹欺骗娜拉。他还宣扬资产阶级的权威，说什么“犯罪的人”，要“公开认罪”“甘心受罚”，不然“社会越来越堕落，就没有办法挽救了”。他用宗教、法律和道德来斥责恐吓娜拉，希望娜拉能够退缩。但是，反观海尔茂，他在所谓资本主义的法律、宗教、道德的提线下生活，他的行动以此作为准则，难道他不也是一具玩偶么？他牵制着娜拉，使娜拉成为他的玩偶，但同时他自己也被社会所玩弄，成为社会的玩偶。男权社会下，这是娜拉的不幸，同时也是海尔茂的不幸。

## （二）柯洛克斯泰的男性形象

### 1. 柯洛克斯泰的个人形象

柯洛克斯泰在剧中是以一个“坏人”的形象而出现的，他名声不好，负债累累。

他威胁娜拉一个没有什么实质力量的家庭妇女，要求她为自己保住工作：“好，信不信由你。不过我得告诉你一句话，要是有人二次把我推到沟里去，我要拉你做伴儿。”“你要记着，逼着我重新走上邪路的正是你丈夫。这件事我决不饶他。”但是，他绝非彻头彻尾的恶棍，所做的一切都是情有可原。为了给妻子治病他冒名签了字，他为了家庭去努力，去付出一切。但是这却是不被当时的法律和道德所允许的。他作为父亲，为了孩子们的未来，他使出浑身解数努力往上爬，希望恢复荣誉，得到社会的认可。但是，却被海尔茂无情地辞退，导致希望落空。他心灰意冷，努力挣扎却无法逃脱深渊。他变得愤世嫉俗，开始对社会展开报复，为达到目的开始不择手段，变成了盘剥他人的高利贷者。

### 2. 柯洛克斯泰的社会形象

柯洛克斯泰“不同于一般戏剧中的‘坏人’，没有脸谱化、单一化，是个比较复杂的、具有双重性的人物”。柯洛克斯泰也是个可怜人，是社会的受害者。他出身不好，为人也老

实，因为贫穷，相爱的女友嫁给了富商。后来结婚，妻子重病，为了给妻子治病，他不得不在借据上冒名签字。从此，名誉受损以致处处碰壁，最后还丢了工作。他想重新做人，想努力往上爬，可是社会没有给他机会，一步一步把他逼向深渊才造成了他性格的扭曲。“为了恢复自己的名誉，他不择手段的往上爬；为了金钱，他利用高利贷残酷的剥削那些向他借钱的弱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他蹂躏别人的权利和荣誉；为了保全自己的工作，他不惜把别人置于死地，对人家进行恫吓和要挟。”娜拉跟他有着相同的经历，但是他丝毫没有同情，并不考虑自己的种种行为有时候会把娜拉逼上绝路，甚至在娜拉暗示他自己会因此自杀时他也丝毫没有收手。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来报复社会，从一个令人同情的受害者转变成了冷酷无情的害人者。他的转变让人同情，同时也认识到黑暗社会对人的摧残，以及以金钱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怎样灭绝人性的。

### （三）阮克医生的男性形象

#### 1. 阮克医生的个人形象

在全剧中，阮克医生给人的基本印象就是身体孱弱、性格忧郁，由于年纪轻轻就病入膏肓，他的每次出现总能给剧情带来黑色的死亡气息。阮克不仅是海尔茂一家的医生，同时也是他们的朋友。“他是海尔茂多年的密友，又是海尔茂一家的家庭医生，同时也为其他人看病。作为朋友，他称得上两肋插刀。对他个人而言，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海尔茂一家服务。他每天都要去拜访海尔茂夫妇，而她们也一直非常相信他，就像娜拉所说，作为多年的老朋友，阮克的确帮了他们许多忙，一定程度上，他们已经离不开他了。”[4]阮克医生最突出的性格就是颓废阴沉、愤世嫉俗。一方面是因为命不久矣，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染病并非自己造成，而是父亲荒唐行径的后果，以至于他一出生就要遭受到这种不公的命运。“别人造的孽，我替他活受罪！这公平不公平？”以至于在评价社会一些社会问题时他也比较偏激。但是，在重病之下他还在做研究，每天还要来拜访老朋友。他的到来具有私心，他内心喜欢朋友的妻子娜拉，但那么多年却都隐藏在心里，不敢向她告白。面对娜拉的困境他愿意毫不吝啬地帮助她，遭到拒绝后，依然懂得得体地适可而止，没有让娜拉难堪。他用隐晦的方式向老朋友告别，害怕他们为自己担心。他时时刻刻都在为他人着想，他是善良的，同时也是懦弱的。

#### 2. 阮克医生的社会形象

作为一名医生，阮克是称职的，在生命的尽头他还想着做研究，为治愈病人而努力。但就是这样一位尽职尽责的医生自己同样也是一位病人。“在我的病人里头，我自己的病最严重。”因为一个得了花柳病的父亲，导致他生下来就有残疾，他一个人生活，默默地忍受病痛折磨。能治愈他人，却对自己的病束手无策，只能等死。独自承受社会责难，忍受命运的不公。这也造成了他自卑怯懦的性格。面对爱人，不敢说出口，只能卑微地默默陪伴。命运仿佛要故意捉弄他，让他在医生和病人之间来回转换，能够治愈他人却无法治愈自己，最后只能孤独的走向死亡。本来可以成为天之骄子的他，就因为患病使得他无法享受社会的荣誉、爱情和亲情，只能接受注定早夭的命运。阮克虽然是配角，但是却非闲笔，而是作者塑造的一个典型形象。他性格的多面性使人物更加立体，在剧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作为医生，只能治得了别人的病，却治不了自己的病，年纪轻轻只能等死。他的存在是对资本主义黑暗社会的无情控诉，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当时挪威社会的一些弊病，使得本剧更



具有社会性。

19世纪70年代的挪威，虽然资本主义发展刚刚起步，但是，也未能逃脱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所带来的现代灾难。无情的现金交易和对金钱的占有欲取代了以往令人自豪的社会道德感和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使得这个小资本主义社会无不充满了伪善和欺骗，人们的性格也更加卑鄙，“成为不彻底的两面性的人”。

通过对海尔茂、柯洛克斯泰、阮克医生三位男性形象的分析，让我们看到了男权社会的本质。一方面，男权社会下，男性掌握着话语权，是整个社会的主导，女性只能作为附属品存在，是男性的“玩偶”，这是娜拉出走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这些男性也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他们变得狭隘、冷酷和虚伪，对于金钱、权力的追逐使他们逐渐偏离了人的真实的自我。在客观事实中娜拉是家庭的玩偶，是男权社会下的牺牲品，但纵观全剧，剧中的男性又何尝不是社会的玩偶呢。这也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和欺骗性。人在这种社会中失去了人性，沦为了法律、道德、宗教的牺牲品。这体现了易卜生创作的主旨，资本主义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该剧不仅对当时的社会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对当今社会仍然有着很深的影响，值得我们深思。

## 八.《玩偶之家》中林丹太太形象浅析

### （一）强化戏剧性

林丹太太具有强大的能动性 with 创造性，一步步揭开人物之间隐藏的矛盾，不断引导全剧的情势走向。林丹太太仿佛作家安插在剧中的导演，通过她与林丹太太的交谈，揭开隐藏的人物内心情感。海尔茂为了显示自己准备解雇柯洛克斯泰，而柯洛克斯泰则用娜拉假冒签名作为砝码予以反击。阮克医生是海尔茂的挚友，却一直爱慕着善良美丽的娜拉，他同时也是柯洛克斯泰人品的披露者。这种看似和谐但却脆弱的人际关系为矛盾的显现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人物之间相互制衡，只要爆发一个偶然事件，这丧失利益，就会使全局崩塌。易卜生准确把握这一点，让多年未走动的林丹太太寻访娜拉，无形之中就打破了原有的制衡关系，点燃了矛盾的导火线，让两两相对的明暗关系跃然纸上。

林丹太太的出现首先牵出了海尔茂与柯洛克斯泰的矛盾。他俩本是大学同学，但海尔茂成为经理后，不但没有照顾老同学，反而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严和形象试图开除柯洛克斯泰。这条矛盾线索本来是隐性的，因为林丹太太委托海尔茂给自己安排工作，加速了海尔茂辞退柯洛克斯泰，使两人之间的矛盾被公开挑明。

林丹太太牵出的第二条矛盾线索则是柯洛克斯泰与娜拉之间的矛盾。虽然柯洛克斯泰过去“做的事不怎么太体面”，但现在为了儿子的前途和自己的名誉，从银行的小职员开始重新做人，如果被辞退，他就得“再跌到泥坑里”。心思缜密的林丹太太在与娜拉的闲谈中引导娜拉说出了自己瞒着丈夫借钱的秘密，而柯洛克斯泰也因濒临失业而向海尔茂进行报复，娜拉冒名伪造的借据成为他要挟海尔茂的把柄。由于林丹太太的出现，娜拉彻底陷入被柯洛克斯泰的威胁中变得极度不安，进而陷入恐惧绝望。

娜拉和海尔茂的矛盾是全剧的中心矛盾，同样在林丹太太的参与中得以展现。林丹太太看到娜拉心烦意乱，于是决定找到柯洛克斯泰劝他拿回信件。在与林丹太太推心置腹的谈话中，柯洛克斯泰与林丹太太重归于好，并同意退回借据不再追究此事，但林丹太太却突然改变想法，故意让柯洛克斯泰不要拿回信件。海尔茂得知真相后彻底展现了真实面目，而娜拉

也认识到自己这么多年在家的“玩偶地位”，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可见，林丹太太才是引爆娜拉与海尔茂家庭矛盾、使得玩偶觉醒的艺术家角色。

## （二）苦痛中绽放的灵魂

相较于娜拉的天真、热烈，林丹太太的身上有着经历人生坎坷后的忧郁、睿智与成熟，这是一种“注目于灵魂的纯洁与高贵，在这尘世重铸灵魂、重整乾坤，是一类自由艺术家的天性与使命”。从林丹太太的身世中发现，年轻时的克里斯蒂娜与娜拉一样，曾经向往美好的爱情，也遭遇过现实的创伤。但苦难并没有压垮林丹太太，反而使她更加自立强大。通过分析林丹太太对于亲人、工作、爱情和朋友的态度中，能深刻感受到她艺术家般的灵魂。

在对待亲人的态度上，林丹太太以孝为先，她不仅是家里的顶梁柱、母亲的重要助手，也是弟弟们心中的好姐姐。她在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面临爱情和家庭的选择时，她毅然选择了后者，身为长女做出了最大的牺牲，让家人都有好的结果和归宿。可当她回过头来才发现，自己又是孑然一身，“活在世上谁也不用为我操心”。林丹太太用牺牲爱情为代价，背上负心人的名声，只为努力维护一个风雨飘摇的家。

工作对于林丹太太而言，不仅是谋生的手段，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她轻描淡写地对娜拉讲述丧夫后的日子，“对付着开了个小铺子，办了个学校，反正有什么做什么，想尽办法过日子”。这句话看似轻松平常，但饱含了林丹太太三年的辛酸历程。林丹太太是极其渴望工作的，“我一定得工作，不然活着没意思，工作是我一生唯一最大的快乐”，而当她说服柯洛克斯泰后，她兴奋地感慨：“现在我的工作有了目标，我的生活有了意义！”这种溢于言表的喜悦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独立自强、真正拥有自由的新女性形象。

在对待伴侣方面，不论是故去的林丹先生还是柯洛克斯泰，林丹太太都是充满感激和愧疚的。完成对家人的照顾后，林丹太太再次寻找自己的目标——工作以及曾经抛弃的爱情。对于曾经的背叛，林丹太太对柯洛克斯泰心怀愧疚，她亲昵地唤他尼尔，并发誓“一个女人为了别人把自己出卖过一次，不会出卖第二次”。在无情的命运面前，林丹太太是不屈顽强的女战士；而在爱人面前，她既是坦诚平等的伴侣，也是娇柔感性的小女人。

经过生活的洗礼，林丹太太能够反思自己面对亲情和爱情的选择，在苦痛后活出自己崭新的人生，成为剧作中真正的自由艺术家。回看剧本中娜拉与林丹太太重逢时所说的话：“刚才我简直不认识你了。你很改了些样子，这八九年功夫。”诚然，八九年过去了，娜拉如同玩偶般在原地踏步，而林丹太太早已蜕变后重铸灵魂。此话像是作者埋下的伏笔，仔细分析后读来更有深意。

## （三）重建新世界的救赎者

《玩偶之家》自问世起，一般被解读成一部关于女性意识觉醒的社会问题剧，但实际上林丹太太对娜拉的启迪意义是超越性别且具有普遍意义的。林丹太太的形象已经超越了“知情者”的功能，用睿智和包容来帮助每个人找到人生方向，并不断努力实现自我，以及真正意义上拉在情感、法律和伦理道德多个层面上找寻自我，最终实现了艺术的本质，“表层在于以感性形象传达某种情思、情趣并引人共鸣，而深层则与批判、分化与重整密切相关——通过分化，批判自我与现实中的一切丑恶，重建一个世界”。

对于海尔茂而言，林丹太太帮助他放下仇恨与嫉妒，在现实中重新找到人生的出发点，开始既有价值又能互相慰藉的生活。当柯洛克斯泰问她，是不是为了救朋友才利用自己时，

林丹太太坚定地表示：“一个女人为了别人把自己出卖过一次，不会出卖第二次。”因为这份敞开心扉的真诚，林丹太太和柯洛克斯泰重归于好，彼此救赎。柯洛克斯泰也最终选择原谅，既是原谅他人，也是宽恕自己。

对于“自由”的理解，娜拉和林丹太太有明显分歧。初期的娜拉满足于自己虚幻的“财务自由”，而林丹太太对于“自由”的理解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首先要有稳定的工作，才能自力更生，不依附于其他人；其次是内心有一个美好的向往和精神归宿。真正的自由不是彻底的释放，而是实现个人价值为前提，从而达到自我期许，这样方可实现真正的自由。

在林丹太太的价值观中，自由的前提是独立与宽恕，之后才能寻找人生真正的价值和意义。由于林丹太太的存在，剧本的主题超越了性别与时代，“让人不仅关注当代社会中的婚姻问题，也不能不思考如何对待、帮助失足者的问题，以及人类的本性与命运问题”。

综观全剧，林丹太太作为易卜生置入在剧中的隐性艺术家，不仅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引领者，更是具有艺术家情怀的救赎者。通过分析林丹太太这一“隐性艺术家”形象，能够让读者与作者重新相遇，体会隐藏在人物背后的创作意图和动机，领悟文本内在的诗性智慧。

## 八.《玩偶之家》的意象分析

### （一）原型意象

易卜生将现实世界溶进神话原型、原始意象之中，或者相反地把神话原型、原始意象搬进现实的理性世界里，通过原型意象折射出作者对现世人生和生命奥秘的洞察和理解。

#### 1. 树

作为西方典型的原型意象，“树”暗示伊甸园中的生命之树或智慧树。伊甸园是无知无觉、无须劳碌的美妙世界，但却以无知识、盲目为代价。本剧中树以“圣诞树”的形象多次重复出现，赋予了丰富的原型意义。主人公娜拉就生活在这个幻想的“伊甸园”中，编织着她的梦想：海尔茂正直、无私，是具有责任心、道德勇气和领袖精神的男人，而她则无忧无虑地生活在这个男人的庇护下。然而生活是残酷的，智慧树上的果实象征着生活的真知。伪造签字事件暴露之后，娜拉充分认识到海尔茂自私胆怯市侩的本性，她的觉醒被唤起。圣诞树同时也是一颗希望之树，象征着幻想破灭之后，真正的希望来临，同时也象征着娜拉的新生。正如娜拉出走时的“砰”的关门声，给我们带来了未来的希望。

#### 2. 冬季

在弗雷泽的学术名著《金枝》里，冬季被看成是讽刺剧的原型，而本剧的故事就发生在具有浓重讽刺色彩的冬季。在故事的开始，圣诞节快到了，“幸福的家庭”充满节日的气象。海尔茂有望晋升银行经理，娜拉采购东西快活极了；但“生活风暴”即将来临，种种讽刺的戏码开始上演。娜拉以为海尔茂是安全的港湾，正如海尔茂所宣称的：“你在这儿很安全，我可以保护你，像保护一只从鹰爪底下救出来的小鸽子一样”。娜拉深信：“这件事发生后，我十分肯定你将站出来承担一切责任，并且说‘一切是我的过失。’”但海尔茂得知借款事件时的反应却是大发雷霆，咒骂娜拉做出丢人的事，害他身败名裂。尽管娜拉最终从幻想中清醒过来，但这个过程却充满了讽刺。而自以为坚强、勇敢、可靠、不凡的海尔茂八年来却一直受到他视为弱者的妻子的保护。他将娜拉看成是自己的玩偶，是一个只会“乱花钱的”“不懂事的”小东西，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小鸟儿”却在他借债让他去南方疗养并且瞒着他做抄写来还债。海尔茂没有保护娜拉，而且当危机来临时将责任全部推给她。全剧还充满着对资

本主义社会中金钱关系、法律制度的讽刺。夫妻之间地位不平等表现在男女主角之间金钱关系的不平等。海尔茂还是个不富裕的律师时，娜拉过圣诞节要“打饥荒”，在海尔茂爬到银行经理的职位时，仍要向他一点一点的乞讨。

## （二）具体意象

语言并不能涵盖人类生活的全部，许多现象事物，包括人类自身的某些东西是语言难以表述和究明的。这个时候人们便常常假借象征来解释语言所不能明示的，而象征往往是以各种具体的意象或形象为载体。在本剧中有很多具体可感的意象或形象，代表或暗示含义相当或超越这一意象的另一意象或深刻哲理以及人生感悟和情感体验。

### 1. 小孩、小松鼠、小鸟儿

一方面，海尔茂对娜拉的称呼，娜拉与海尔茂的交谈中娜拉说的话总是被海尔茂体贴温柔的三言两语加以抵制，从而体现了父权制社会的一个严酷事实：女性实际上非但没有独立的生活空间，而且也没有独立思考想象的余地，女性只是男人的一个玩偶。另一方面，男权话语所主宰的社会导致了娜拉用男人的眼光、价值尺度衡量自己，沉迷于所谓的美满幸福的爱情与家庭生活，甘于充当男人的附庸——“你的小松鼠”“你的小鸟儿”。她并没有因为丈夫对她的态度而表现出丝毫不满，相反却流露出由衷的幸福感。

### 2. 塔兰特拉土风舞

舞蹈本是表达宣泄自己情感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娜拉连跳舞也不能自主决定。海尔茂要求绝望的娜拉跳得“慢一点！慢一点”，“别这么使劲儿”；当娜拉“跳得越来越疯狂”的时候，海尔茂的反应是“这简直是胡闹！”对海尔茂而言，娜拉的舞蹈只不过是he用来向他人展示的装饰品而已，这个装饰品完全是按照他的爱好设计的。他不允许这个装饰品稍有自己的意志，从而彻底的暴露了海尔茂对娜拉玩偶地位的定位。

娜拉在舞会上所跳的塔兰特拉土风舞也预示着这个貌似平静的家庭生活终于要被打乱，无可避免地走向分崩离析。而娜拉这个被束缚的玩偶最终挣脱了海尔茂的控制，走出家门，跳出真正属于自己的自由的舞蹈。

### 3. 面具和关门声

“海尔茂穿着大礼服，外面罩着一件附带假面具的黑舞衣”。假面具这一意象在文中只出现这一次，但是对海尔茂的性格塑造和思想展现却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面具象征着海尔茂虚伪的性格。借据事件爆发时，海尔茂一反往日情态，自己撕下一层假面具变幻出另一副嘴脸，狰狞可怕。一瞬间，娜拉由“我的小宝贝儿”、“我的小松鼠儿”、“我的小鸟儿”变成了“你这坏东西”、“下贱女人”。他发誓说：“常常盼望有桩危险的事情威胁你，好让我拚着命，牺牲一切去救你”但转眼之间，他便现出了伪君子的原形。同时，戏剧结尾娜拉“砰”的一声关门而去，从中我们感受到了传统势力弦线崩断的巨大张力，一只曾被束缚在丝线上“闻乐起舞”的自由精灵终于展开了翱翔的翅膀，飞离了玩偶之家，飞向了自由的天空。

### 4. 黑色

染克说下一次化装舞会他将扮成“戴一顶大黑帽子”的“隐身人”，他向海尔茂要雪茄时着重指明是“那种黑的哈瓦那”。当然，最突出的是名片上的“黑十字”。黑色作为死亡的象征，首先是指他本人的死，但它也渲染着娜拉此时必死的决心。此外，从情节发展来看，它表示娜拉的早年假冒签字借债尽管费尽心力，已无可补救。可是从深一个层次来看，它象

征着娜拉幻想的破灭，家庭中那种平静和谐状态的终结；以及夫妻间不可逃避的“算总帐”和“总崩溃”。染克的病态和死亡作为一种象征或意象，和整个戏之间有一种深刻的内在联系。

## 九.《玩偶之家》结构分析

《玩偶之家》之所以经传不衰，除它的剧情是“社会问题剧”，将现代社会生活搬上了舞台，一扫挪威以至整个欧美当时在舞台上占统治地位的“凑巧剧”、“传统前”、“历史剧”的旧习陈风外，它的独特精美的艺术结构——“前情回顾”法（或称“追溯法”）的巧妙运用，使其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达到了完美、和谐的统一，成为艺苑的一枝奇葩。

“前情回顾”绝不是“倒叙”，而是一种“补叙性”方法，或称之为“补叙性的戏气倒叙”，是作家不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来安排情节，而先展示某些突出的情节或结局，然后再回转来叙述发生在先的事件。而“前情回顾”（即“补叙性的戏”）则不然，它是“把眼前的戏和过去的戏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巧妙地展示关于过去的戏，使逐步的表露不仅仅只成为关于眼前的戏的引子或序幕，而是成为它的一个必要的部分。”

诚然，“前情回顾”法并非易卜生首创。17世纪英国文学家屈莱顿（1631—1700）在《论戏剧诗》中就已断定这种方式是整个希腊悲剧所特有的一种方法。他说，悲剧诗人“可以说是把观众放在跑道终点的位置，使他们无需沉闷地等着瞧诗人如何从起点出发，跑完全程的开始一段；他使你们不必费力去预先注视他，而只需看他如何在离终点不远时，直向你冲就行了。屈莱顿似乎认为，这种方法是“时间的法则”所迫使他们采用的。但是，古希腊悲剧大师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他们处理“前情回顾”，是从故事将近结局的地方开始，把复杂的前情通过剧中人物之口介绍出来。如前者的《俄狄浦斯王》和后者的《美狄亚》均是如此。而易卜生就不同了，他将“前情回顾”贯穿于剧情发展的始终，通过前情的回顾和揭示，使剧情在剧中人眼前的现实关系中造成一种明显的发展，从而使“过去的戏”和“目前的戏”在一种丰富而复杂的和谐中进行，很自然地显露出剧情发展的因果关系。

《玩偶之家》中，作者将“前情回顾”这一结构法，交给林丹夫人去编织。她和剧中几个主要人物娜拉、海尔茂、柯洛克斯泰都有着密切关系，并由之产生了一系列戏剧冲突，从而使她在剧情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

如果说，剧本情节的发展，主要矛盾（戏剧冲突）高潮的爆发，犹如堆置火药的爆炸；那么，《玩偶之家》剧中给这堆火药装置导火索并引爆的，就是林丹夫人了。

林丹夫人一身兼三职：娜拉大学时代的老同学，海尔茂银行的新职员，柯洛克斯泰的旧情人。对于整个剧情的发展，她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扮演了“系铃人与解铃人”的双重角色。剧本正是通过她和周围人物的各种纠葛，完成“前情回顾”，进而揭示作品的妇女解放这个主题的。

由林丹夫人同周围人物之间的关系及瓜葛，牵出了四条矛盾线索。

第一条矛盾线索——海尔茂和柯洛克斯泰的矛盾（在银行的职位）。

海尔茂和柯洛克斯泰是大学同学关系，但由于海尔茂为人自负，狭隘冷酷，在担任银行经理后，对该银行旧有职员，他的老同学柯洛克斯泰不仅不出于友谊关系予以照顾，反而视为眼中钉，以图解除他的职务而后快。这条矛盾线索本来是潜伏着的，但由于林丹夫人的出现，由于林丹夫人托娜拉向海尔茂求情给自己安排工作，这就加速了海尔茂对柯洛克斯泰的辞退，

从而使海尔茂和柯洛克斯泰之间的矛盾冲突公开化。同时，由于林丹夫人和娜拉见面后，同学间的促膝相谈，致使娜拉披露出冒险借债这件她不愿告诉别人并引以为自豪之事（虽则不是完全披露），这就为全剧中心矛盾的开展奠了基。

牵一发而动全身，海尔茂和柯洛克斯泰的矛盾线索，立即引起其它几条矛盾线索的发生，促进了剧情迅速向纵深发展，促成了全剧中心矛盾（主线）——娜拉和海尔茂的矛盾冲突的激化。

第二条矛盾线索——柯洛克斯泰和林丹夫人的矛盾（恋爱及在银行的职位）。

柯洛克斯泰原是克立斯替纳的旧日情人。克立斯替纳出于经济上的无奈，断绝了他们的关系，嫁给了有钱的林丹先生，成了林丹夫人，这样，柯洛克斯泰和她就有了矛盾。柯洛克斯泰在银行的职位被林丹夫人取代后，他和她的旧有矛盾更加深了。

从表面看，这一矛盾线索似乎与全局关系不大。但实际上，这条矛盾线索的产生，客观上也是引起了柯洛克斯泰和娜拉“冒名借债”这条矛盾线索的主要因素之一（最重要因素是由他和海尔茂的矛盾引起的）。而这条矛盾线索的解决，也使柯洛克斯泰和娜拉（矛盾线索3），娜拉和海尔茂（矛盾线索4）关于“冒名借债”的矛盾得到缓和。

第三条矛盾线索——柯洛克斯泰和娜拉的矛盾（冒名借债）。

这一矛盾主要由前两种矛盾引起。由于这条矛盾线索的发展，就将剧情迅速引向全剧主线——娜拉和海尔茂的矛盾。

柯洛克斯泰失却在银行中的地位，他必然要对海尔茂进行报复。娜拉的冒名借债，很自然成为他对海尔茂要挟的把柄，成为他向海尔茂进攻的重型炮弹。这对于“爱惜名誉”、“把名誉、地位看得比一切都贵重”的海尔茂，无疑是致命的一击。于是海尔茂怒斥娜拉，他的伪善面目大暴露，使整个剧情骤然达到白热化状态。

第四条矛盾线索、全剧主线——娜拉和海尔茂的矛盾（由“冒名借债”矛盾后来升华到男女不平等的矛盾）。

这是全剧中心矛盾，全剧重心所在。所有其它矛盾线索均是围绕这条矛盾线索进行并为之服务的，都归结于这条矛盾主线上。

娜拉和海尔茂的矛盾，是在娜拉冒名借债的事件上爆发的，这个事件对全剧情节的发展以至达到高潮，对娜拉和海尔茂性格本质的揭示都是极重要的。

口口声声宣称最爱娜拉，将娜拉叫做“宝贝儿”、“小鸟儿”，表示愿意为她冒生命危险的海尔茂，当“冒名借债”这件事在他面前公开后，立刻剥掉了伪装8年的假面具，露出了冷酷无情的利己主义者和资本主义社会习俗的捍卫者的狰狞面目。全剧的高潮形成了。紧接着，是柯洛克斯泰和林丹夫人矛盾的解决（重修旧好，准备结婚）。解铃还须系铃人，在紧要关头，林丹太太使柯洛克斯泰突然送还借据，第一个高潮马上平息，矛盾冲突暂时缓和。但是，基于生活真实和人物性格的内在规律，作者并未用此细节调合情节的基本矛盾，没有消除娜拉和海尔茂之间在性格上的严重冲突，而是把主要人物间的性格冲突导向尖锐化，把情节的基本矛盾引向新的顶点，形成了全剧的第二个高潮。于是，娜拉立刻认清了丈夫的本质和自己在家庭中的“玩偶”身份，迅速成长为妇女解放的探索者，毅然和海尔茂决裂，走向了新生。这样，作者根据生活真实遵循海尔茂和娜拉两个形象的总的倾向，描写出了他们性格的根本变化，完成了这两个典型形象的塑造，从而揭示出妇女解放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

不可调和的矛盾，真实地描写了生活，正确揭示出现实规律。

全剧第二个高潮，也是林丹夫人促成的。试设想，林丹夫人和柯洛克斯泰矛盾解决后，如果柯洛克斯泰将他的那封要挟信从海尔茂的信箱索回（这是完全可以的），海尔茂也不至于知道“冒名借债”之事，更不会向娜拉大发雷霆。那么，第一个高潮就不会形成，也更不会出现第二个高潮。正是林丹夫人，她看到娜拉家庭中的不正常夫妻关系，认为“应该揭出这件害人的秘密事”，使海尔茂知道，以便使他们夫妻“彻底了解”、“不许再那么闪闪躲躲，鬼鬼祟祟”所以，就没有追回那封要挟的信，“冒名借债”的事就被海尔茂知道了，剧本的主要矛盾立即被揭露了出来。第一个戏剧高潮爆发，连锁反应引起的第二个戏剧高潮也终于爆发了。这样，由林丹夫人装上并点燃的导火索疾速引发了“玩偶之家”这堆火药的大爆炸，戏剧冲突爆发了，全剧在娜拉出走，“砰”的一响关大门的声音中嘎然结束。

“前情回顾”的艺术结构和由林丹夫人的出场所导演出的戏剧情节，就这样紧紧围绕着娜拉的性格的形式成逐步发展，同时也逐步揭示出人们都在关心的社会问题。由于作者非常巧妙地运用了“前情回顾”法，所以使《玩偶之家》的情节结构显得极为紧凑而经济，使这部佳作产生了极富魅力的艺术效果。

## 十.《玩偶之家》语言特色分析

### （一）个性化言语表达，凸显戏剧人物形象

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特色，既是对人物角色的客观描写，又融入了创作者的主观情感。在话剧《玩偶之家》中，每个人物角色的塑造都需要从其语言表达中来反映。语言对话是话剧呈现的重要艺术形式，每个人物，往往是靠语言来揭示内心情感、叙述故事情节的发展。在话剧语言里，不同的人物，其语言表达要与人物的性格、身份、思想、情感相关联，通过个性化言语表达让人物形象更饱满、更丰富。

#### 1. 依托个性语言，塑造人物性格特色

在话剧表演中，角色的分配是基本内容，每个角色都需要通过舞台表演来塑造人物。其中，语言的表达体现了人物的身份特征。观众在欣赏话剧时，往往通过人物语言来辨析角色的性格。打造鲜明的人物性格，应该是话剧创作者的初衷，对于不同角色，创作者要根据其出身、地位、角色需要，赋予其个性化语言表达内容。对于娜拉，在未嫁前，深受其父亲的宠爱，原本是中产阶级家庭，对于女主人公而言，不用为生活而担忧。在嫁给海尔茂后，娜拉并未参与外面谋事，而是一心守在家庭，甘做家庭主妇。娜拉的日常生活都是在家庭这一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度过的。娜拉的心里是善良的，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对爱情更是报以乐观、美好的幻想。从话剧人物对话来看，娜拉与林丹太太的对话就是围绕家庭生活展开。娜拉也会在闲暇时偷偷发呆，但对自己的丈夫却保持纯真的爱。娜拉在说到自己的丈夫时，如果他去世了，希望看到遗嘱上写着：“把我所有的财产，都交给可爱的娜拉·海尔茂夫人”。娜拉对丈夫的爱是真挚的，更希望自己能够与海尔茂相携到老。然而，故事冲突的转变，源自柯洛克斯泰拿出的伪造签字字据。柯洛克斯泰不想失去工作，将娜拉当初借款的证据拿出来，威胁娜拉。娜拉在看到证据后，对柯洛克斯泰反驳道：“我不相信，法律会禁止女儿拯救自己的父亲？法律会禁止妻子来挽救自己丈夫的生命？你作为律师，难道不明白了吗？看来你一定不是一位好律师”。从娜拉对柯洛克斯泰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娜拉面对证据内心是痛苦的，既有自责，又有抱怨，更有对柯洛克斯泰的愤懑与仇恨。在语言对话上，通过娜拉的

反问，质疑柯洛克斯泰的自私自利，揭露出柯洛克斯泰的卑微人格。从这些语言对话中，不同的语言符合娜拉与柯洛克斯泰的身份，也从语言对话中让戏剧人物性格更具特色。

## 2. 活用个性化语言，凸显人物形象魅力

话剧中的人物语言，以其个性化表达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实现舞台人物形象更丰满、更有内涵。在《玩偶之家》话剧表演中，主人公娜拉在意识到海尔茂的真实面目后，回想自己在家庭生活中的不平等处境，内心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更刺激了她对独立人格的追求与渴望。面对海尔茂，娜拉喊出“首先，我是一个人”的愤怒。从此刻的语言表达中，与之前的语言风格具有明显的不同。对自我意识的崛起，娜拉的语言风格也要发生变化，要从言语内容上彰显人物的态度。对于社会中不平等的对待，娜拉的语言充满了反抗精神。同样，话剧《玩偶之家》在结尾环节，娜拉想要表达的女性尊严并非是由娜拉来说出来，而是由海尔茂自己说出来。海尔茂对话中恳求娜拉重新回归家庭。娜拉的决然，直接明了地拒绝海尔茂的说教，更严正地声明自己并非婚姻的“奴隶”，更不是海尔茂的“玩偶”。娜拉的出走，不仅是对家庭不平等遭遇的反叛，更是对自我意识的觉醒，对改变新生活的向往与希冀。在离开海尔茂时，娜拉说道：“我现在解除你对我所有的义务，我们不用再受彼此的束缚，我们双方都是绝对自由的”。娜拉的语言与其立场的转变是一致的，娜拉从自我觉醒中，语言变得更加坚定、从容，表明内心的独立。这样的语言风格与之前的语言表达判若两人，观众也能够从中深切认知到娜拉人物形象的转变。海尔茂的自私、虚伪，对娜拉而言，更要通过离家出走抵抗海尔茂，人物个性化语言，让人物形象的骤变更具体、更完整。

### （二）情感化语言，让话剧表演独具魅力

话剧表演，语言是重要的媒介传播载体，结合故事的情节发展，人物往往是通过语言方式来铺陈展开。对于每个人物，语言的表达又融入了人物自身的情感、想法。对人物形象而言，语言、动作、神态等，这些都是构成人物特色的基本载体。优秀的话剧表演更是要将语言这一基本要素融入人物的情感、神态、动作中，让话剧人物充满魅力与趣味。

#### 1. 动态化语言，表达人物复杂的内心想法

在话剧演出中，人物语言具有深刻的情感内涵。语言并非单纯性会话，对不同人物，其语言与角色情感密切相关。每个角色在舞台上都需要把握人物的心理与情感变化，通过语言与情感的融合，让话剧表演更充满深刻意义。在《玩偶之家》话剧中，娜拉的语言与其内心的想法、情感是分不开的。我们从动态化语言表达中，可以发现娜拉内心的喜怒哀乐，了解不同人物的情感变化。在第一幕，娜拉通过自己的努力，将贷款还清，丈夫海尔茂也即将担任要职，这时的娜拉其内心是快乐的。对于生活中的苦难，根本没有特别在意，在对话中，内心的愉悦是潜藏着的，未来美好的幸福生活仿佛在等着她。但话剧情节的转变又埋藏着不期而遇的威胁。进入第二幕，柯洛克斯泰将伪造签字的事威胁娜拉，希望娜拉能够说服海尔茂不被辞退。娜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亲自将“伪造签名”的事告诉了海尔茂，并希望海尔茂能够不再解雇柯洛克斯泰。谁曾想，海尔茂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并未尊重娜拉的想法，反而加剧了海尔茂与娜拉的矛盾冲突。娜拉对海尔茂说道：“如果能够不辞退柯洛克斯泰，我会做你喜欢的任何事情，我会像小松鼠一样，在你面前蹦蹦跳跳耍把戏，像小鸟一样，为你唱歌”。从这些对话中，看到了娜拉隐藏着的痛苦、不安、负疚的情感，因为对家庭的这份责任，娜拉的语言看似温柔，实则充满了忧虑、苦闷，她希望海尔茂能够听从自己的意愿，



维系好生活，但却遭到了海尔茂的斥责、不解。动态化语言的表达能够更好地将人物内心的情感进行传达，让话剧表演更具感染力。

## 2. 不同语气、称呼的运用，推动剧情情节的变化

在话剧语言中，对人物的称谓可以有不同的称呼语，这些称呼语的运用既与故事情节发展相关联，又能够将人物的内心变化进行动态折射出来。语气的变化更具直接性，可以表达出人物对事态的看法。这种通过语气、称呼语的方式来揭示人物内心的真实想法，使得对话交际更传神。娜拉与海尔茂两个人物之间的对话、语气的变化，将人物的神态、情感一起表达出来。海尔茂在对话中，多使用疑问语气，对于某些问题，以反问或疑问的方式提出来。如在剧末，当海尔茂恳请娜拉重回家庭时，用疑问的语气来表达自己的请求。娜拉在对话中，陈述性语气居多，这种对话语气与海尔茂不同。在部分对话中，娜拉也会选择疑问语气来探寻海尔茂的内心态度。剧末部分，娜拉用疑问语气，将自己对家庭的态度、对自我立场的坚定决心进行声讨。称呼语作为话剧表演的一种手段，也为反映人物内心情感创造条件。在《玩偶之家》中，前期章节，娜拉被海尔茂称作“小鸟”“小松鼠”“爱吃甜食的孩子”等。这些趣味化称谓，体现了海尔茂对娜拉的爱与宠溺，也让观众从中感受到娜拉与海尔茂婚姻生活的美满与喜悦。随着剧情的发展，娜拉在海尔茂的眼里，其称谓也发生了变化。在第三幕，当伪造签字事件暴露后，海尔茂的内心是恐惧的，他担心自己的前途、名誉，他对娜拉的称谓，也变成了“坏东西”“撒谎的人”“下贱的女人”等。由亲昵转向敌视，称呼语的变化，将人物内心刻画的更加透彻。

## 3. 内心独白的表达，体会人物的无助

在话剧表演中，人物独白是一种语言表达的方式，主要与人物的内心想法有关，通过独白的方式，表露内心的复杂感受。在《玩偶之家》中，独白是最常见的舞台语言方式，其作用在于揭示内心感受。在柯洛克斯泰将伪造签名事件威胁娜拉时，娜拉有一段对白：“那个人，真可恶！没关系，没什么可怕的！圣诞树必须要装扮得更加漂亮些。我会尽力让你高兴，我会为你唱歌”……通过独白的方式，将娜拉内心的苦楚表达出来。同样，当柯洛克斯泰将信投入信箱后，娜拉独白：“他会去做的，他什么都能做得出来，不行，不行，不能让他去这么做！我该怎么办”？这种内心的独白，将娜拉内心的不安情绪，特别是在柯洛克斯泰威胁娜拉时，自己的无助，生动、形象的渲染于舞台。

# 十一.《玩偶之家》之“玩偶”分析

## （一）娜拉——家庭玩偶

### 1. 沉睡的玩偶

剧本的开始给我们营造了一种真实的假象。从一开始娜拉的进场“高高兴兴的哼着小曲”。“一边脱衣服，一边快活的笑，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杏仁饼干，踮着脚尖走到海尔茂的书房。”可以看出娜拉的天真、可爱，即便是结了婚也仍然保留小女孩似的烂漫气质。从丈夫对娜拉的态度上，丈夫亲切的唤娜拉为自己的“小松鼠儿”“小鸟儿”“我的乱花钱的孩子”。体现了丈夫对于妻子的亲密和宠爱。当他惹娜拉生气时，他又放下姿态去哄她“喂，喂，我的小鸟儿别这么耷拉着翅膀儿，什么？小松鼠生气了？（掏出钱包）娜拉，你猜这里头是什么？”当丈夫看到娜拉给孩子们买东西，也会心疼的为她着想“喔，乱花钱的孩子，你给自己买点儿什么没有？”。两人在八年的婚姻中还能保持初恋般情感，这无疑是一个幸福美满的让人

羡慕的家庭。娜拉深陷爱中，结婚以后一切都以海尔茂的喜好为准则，把家庭中的每个成员作为她行动考虑的因素，她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沦为了一名不折不扣的家庭玩偶。

## 2. 玩偶的觉醒

然而，娜拉这个“玩偶”最终觉醒了。她在八年的婚姻生活中一直蒙蔽在爱的假象里，直到事情爆发的前夕，娜拉都深深相信海尔茂对自己的爱，肯定这个男人会愿意为了她去牺牲自己。一直蒙蔽的她为什么会得到觉醒呢？正是她和丈夫对待这件事强烈的反差，让她明白了自己是怎么爱丈夫的和丈夫是怎么爱自己的。她早已做好了为丈夫去死的打算，而海尔茂得知这件事后却变了脸，这一下子让娜拉的整个期待都散尽。一旦真正遇到危险的时候，他那种自私自利的丑恶面孔就暴露了，他更在乎的是自己。

娜拉的觉醒是从人物内心得到的真正的自我觉醒，她由以前的看不清楚丈夫的爱，到最后明白了这是一种怎样的爱。由此而得到一种对“爱”的重新认知。这样的转变又不得不让她触及到一个更深的问题，那就是作为一个“人”本应该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 3. 娜拉追求独立人格的基础

娜拉觉醒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追求人格的独立。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让她彻底从梦中惊醒，娜拉走了，可是却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思考，她所追求的独立人格又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呢？鲁迅 1923 年 12 月 26 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曾对娜拉的前景做了悲观的预测：堕落，或者回家。反观娜拉这个人物，从一开始她在家庭中对待丈夫孩子以及佣人还有脚夫的表现上可以看出她本质里所带的善良和宽容，这是她性格本质的体现；在丈夫营造的一种假象中我们似乎也忽略掉了，她其实并非是一个完全没有能力、依赖于丈夫的人，她为了救重病的丈夫独自一人默默偿还贷款，一边打零工，一边照顾家庭，这是她能力的体现；尤其是在她与阮克医生之间，虽然她早已看出阮克医生对自己的情义却从未想要利用他，这便是她人格的体现。从这三者我们可以看出娜拉其实是有能力的，并且还是一个有原则、有责任心、有担当的人。这便也成为了娜拉今后能否实现人格独立的本质基础。

## 4. 娜拉出走后的命运如何

娜拉出走后的命运终将如何？其实林丹太太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参照原型。林丹太太仿佛就是出走后的娜拉。丈夫去世了什么也没留下，一个女人承担起了生活负重的担子，生活虽艰辛如苦，但至少她是一个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来养活自己和家人的人，是一个拥有个人能力，人格独立的人。林丹太太的生活仿佛向我们照见了娜拉出走后的模样。生活本来就是艰苦的，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活付出和奋斗，但至少他要活成一个自己的样子，而不是别人的玩偶。娜拉或许得到了真正的人格独立，但她也必然要接受生活带给她的一些艰难与苦楚。

### （二）海尔茂——男权玩偶

#### 1. 被话语操纵的玩偶

易卜生用并不复杂的情节将那个时代的家庭关系全面展示给观众，从中我们意识到，被操纵于弦线之上的，不止是女人。在家庭里，海尔茂位高权重，制约着妻子娜拉的一言一行，仿佛是家庭玩偶娜拉的操纵者，其实在社会中，海尔茂不过也是一个被男权话语操纵的玩偶罢了。

碍于高大全的男性形象，他平常都要戴着一副面具伪装起来，将自己这些负面情绪都隐藏起来，直到喝醉了，在酒精的微醺下，才能放下那虚伪的面具吐露几句真情实感的内心独白。对于林丹太太和阮克医生都是如此，面对阮克医生的不请自来，海尔茂一低一高的口是心非的表达将他受控于男权社会的模样展露无遗。当阮克医生留下名片离开时，他也只会说“对于咱们也未必不好，现在只剩下咱们俩，靠得更紧了”，这是海尔茂对于阮克医生的真实态度，尽管那是一个陪伴自己那么久的朋友他都没有一点真正的同情心和关心。

对于娜拉，更是如此。他要娜拉乖乖地做为他唱歌跳舞的小鸟儿，小松鼠儿。海尔茂将娜拉视为取悦自己的玩物，来满足他男人的虚伪和欲望。一旦触碰到他作为男人的尊严，在名誉面前，可以抛弃爱人，向小人妥协。他对娜拉说“我可以为你受苦受累，但一个男人不能为了他爱的女人失去名誉。”最终看到信的海尔茂，对娜拉一顿恶骂。在娜拉决定为他去死后，他还质问道：“就是你死了，我有什么好处？一点儿好处都没有。”海尔茂以上的种种行为，无不像个受控于男权社会的玩偶，一言一行都处在男权社会为男性打磨的语境中，海尔茂是男权社会宗教、法律、道德、名誉的牺牲品。他在这一系列的男权社会规则之下也成了一个被愚弄、被操控的玩偶。

## 2. 等待觉醒的玩偶

萧伯纳称赞“在她身后发出的碰门声比滑铁卢或色当的炮声还更有力量。”[3]面对娜拉的转变，海尔茂像慌了神一样的失措，在爱家庭、爱妻子这一点上，他是无知的。如果说他有爱，他确实以为自己对家庭很有爱，他对爱的理解也只不过是豢养。[5]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无非就是个被男权操纵的玩偶，所以他才会看不到女性作为一个“人”本应该有的独立与思想。海尔茂不能接受也无法想像自己失去娜拉后会怎样，他爱她，他不能没有她。可是他必须要知道如何真正地去爱一个人，剧本的最后一幕象征性的结尾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悬念。海尔茂似乎也得到一种萌芽式的警惕与反思。一直处于男权话语操纵下的他是否察觉到自己也需要一个觉醒？

### （三）爱情玩偶——林丹太太

林丹太太的一生非常坎坷，她是一个生活艰辛不幸的人，家人的生活重担让她无法实现自己理想中的爱情，她几乎没有爱情可言。她想要从柯洛克斯泰那里得到金钱的帮助，出卖了自己的爱情，拿着爱情的砝码去跟别人进行物质需求的交换。当她发现柯洛克斯泰不能满足自己的条件时，毅然决然的抛弃了情人，嫁给了一位更有钱的人。命运总是这样的始料不及，在遭遇丧夫之后，她又不得不一个人在社会上闯荡，想尽办法谋生计。但她始终都将“爱情”作为她的砝码。

她与柯洛克斯泰在久别重逢之后，再一次用爱情的砝码去说服一个人，当她得知柯洛克斯泰要毁掉海尔茂时，她飞速冷静地思考着如何挽救自己。亲自找到柯洛克斯泰，向他解释自己当初的于心不忍，倾诉自己的痛楚与无奈，并且向他表明自己一个人孤苦伶仃，愿意照顾他的孩子，柯洛克斯泰感动的一塌糊涂，他决心“现在我要努力做好人。”她必须要阻止柯洛克斯泰的行为，因为海尔茂的毁灭也会让她的工作保不住。她并非是爱他，也或许她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情。看起来是她在操纵着自己的爱情，实际上她是一个不会有真爱，被爱情操纵的玩偶。

### （四）资本玩偶——柯洛克斯泰

在剧中，易卜生虽然对次要人物柯洛克斯泰着墨不多，从他几番威胁娜拉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卑鄙小人。但其实他也是一个被社会压迫的受害者，作为一个清贫的律师，他没有能力留住爱人，遭到抛弃。结婚后，因为救治病重的妻子而迫不得已借贷款，因“伪造签名”而身败名裂，最后连唯一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都要被剥夺，这让他无法接受，几近癫狂。由此他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了一个施害者。他曾因借高利贷伪造签名而身败名裂，如今却为了金钱，利用高利贷残酷地剥削那些与曾经的他一样的弱者。

柯洛克斯泰这个人物其实更好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被社会资本玩弄的形象，他的一生永远都在社会资本阶级的操纵下，本初积极向上的他经历了一系列打击后，变得冷漠卑鄙而不择手段。但他的良知并未完全泯灭，作为父亲，即使声名狼藉，他也会想尽办法保护自己的孩子。在一个资本操纵的时代，他不得不努力去争取更多的生存的机会。但他内心同样也憧憬着光明美好的未来，在和林丹太太重续前缘后，他选择洗心革面，尽力弥补自己的错误。但是在那样一个资本操纵的时代，他是否能够冲破困境，逃脱资本权势下被玩弄的命运，仍然是留给观众的未解之谜。

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对于社会问题以及男女问题深刻的揭露，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影响和轰动，尤其是对于女性的影响，她们开始在自己身份中审视自己。人类在社会的大背景中生存，或多或少都会被一些事物所束缚，不论是剧中娜拉的家庭玩偶、海尔茂的男权玩偶、林丹太太的爱情玩偶还是柯洛克斯泰的资本玩偶，他们都是生活中被困住的人。所以说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不仅仅是在反映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更是从最高层面的角度追问人类的生存困境，以及人作为“人”所应该有的人格独立问题。

## 十二.《玩偶之家》中的概念隐喻分析

### （一）方位隐喻：上下级权力博弈

方位隐喻建立在空间方位基础之上。人借助身体的空间感知经验把社会地位、等级、财富等概念投射到具体的方位概念上，生成表示具体“上下”、“前后”、“里外”等空间位置关系的词语来隐喻这些抽象概念。在此之上的隐喻基础：高为上，低为下。

易卜生把权力的大小与空间位置的“up”和“down”对应。处于上位的人对他以下的人拥有绝对的权力控制。《玩偶之家》中，众人的社会地位有着鲜明的高下之分。无论是主角还是小人物都为了自身的利益拼命钻进更高的阶层。海尔茂被任命为总经理之后，娜拉欣喜地告诉阮克医生“Torvald has so much power over so many people”。员工柯洛克斯泰的业务能力很强，他为了孩子的未来“work step by step”。海尔茂却因他曾使手段逃避法律责任来判定“He has gone under altogether”。究其原因，柯洛克斯泰平常用“a familiar tone”来和老同学海尔茂套近乎。柯洛克斯泰这一举动无疑打破了两人的上下级关系，错误地将两人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在海尔茂看来，这种越级是上下级之间权力争斗的宣言，暴露了柯洛克斯泰想要上位的野心。因此海尔茂一有机会便“kicks Krogstad downstairs again into the mud”。借款人柯洛克斯泰向娜拉透露海尔茂是自己的上司，娜拉得意地挑衅处于“a subordinate position”的柯洛克斯泰，让他不要得罪有影响力的人。殊不知娜拉自身犯下了诈骗罪，不再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庇护，在道德和法律上都远远落于下方。柯洛克斯泰对娜拉也有了绝对的话语权。娜拉试图为柯洛克斯泰“keep the position in the Bank.”的尝试失败之后，柯洛克斯泰又妄图用这个秘密向海尔茂换取“a higher position”。在此

过程中，娜拉沦为上下级之间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父亲的权威地位在娜拉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娜拉出嫁后从小城市来到奥斯陆，海尔茂顶替了父亲的角色。因此娜拉在经济和精神上都无条件服从海尔茂的安排。他用宠物的名字“skylark”、“dove”、“squirrel”甜蜜称呼娜拉，甚至愿意为了娜拉“risk life’s blood and everything”，让娜拉误以为自己在婚姻占据主导地位。在危险到来时，海尔茂坚决和娜拉划清界限。风波过后，海尔茂便立马甜言蜜语向娜拉承诺，“I have broad wings to shelter you under”。“under”宣告了海尔茂对娜拉的主权，这彻底摧毁娜拉幻想中平等的夫妻关系。当海尔茂以至高无上的姿态任意处置娜拉时，娜拉无法忍受夫妻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她极力渴望“(be) a human being, just as you are”，而不是社会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母亲和妻子角色。

(二) 实体隐喻：传统和现实的对立

实体隐喻是指人们将抽象的和模糊的思想感情、心理活动、状态等无形的概念看作是具体有形的实体。十九世纪末，此起彼伏的社会主义新思潮和女权运动猛烈地冲击着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维多利亚时期道德观念。易卜生借用同一房间中的不同实物暗示隐藏在人物背后激烈碰撞的新旧思想观念，以及它们是如何推动女主人公娜拉从洋娃娃成长为独立的女性个体。

1. 火炉：火是危险

林丹太太突然造访令娜拉倍觉惊喜。她们围坐在火炉旁，好让经过长途跋涉的林丹太太“becosy”。火带来光明，驱赶寒冷，为家庭增添温暖和舒适。在圣诞节，家人围坐在火炉旁共享天伦之乐是西方社会推崇的传统。但娜拉在看到柯洛克斯泰进来后立马关上炉门，把摇椅往边上推，说道“There now, it is burning up.”在娜拉的潜意识中，她感受到着危险和灾难的到来。在《玩偶之家》中，火也能成为焚烧一切美好事物的源头。在《玩偶之家》中，始源域“火炉”映射到目标域“危险”中，具体映射如下图：

始源域	目标域
Stove(火炉)	Trandition(传统)
Fire(火)	Danger(危险)
ArmChair(扶手椅)	Family(家庭)

娜拉伪造父亲的签名贷款犯下诈骗罪，这是能够将娜拉家所拥有的一切付之一炬的惊天秘密。在十九世纪，大部分女性都是没有任何偿还能力的家庭主妇。女性必须要监护人同意方能贷款在能帮助银行规避风险，在本质上是在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失去了工作的柯洛克斯泰将会不择手段用这个秘密来换取自身的利益。他的到来对应了火的燃烧，火和毁灭联系在一起。越烧越旺的炉火对应着柯洛克斯泰逐渐强大的报复欲望。而娜拉将扶手椅往外面一推表明她包围家庭的决心。

2. 门：门是枢纽

《玩偶之家》中，人物活动的唯一舞台是娜拉家的客厅。在传统观念中，家是避风的港湾，是心灵和身体的住所，而外部世界则充满挑战和危险。门成为连接家庭和外部世界的枢纽，是个人实现从家庭成员到社会个体角色转变的唯一通道。在圣诞节的背景下，屋外的严寒和家庭的温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随着男人的陆续登场，家也变得危机四伏。柯洛克斯

泰悄无声息地经过半掩着的门径进入客厅,这对于讲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西方国家来说具有侵犯性。此时“The door is half opened.”,家中所有人对于危险的到来毫不知情。门也失去了原有的防御外界危险能力。家园被入侵后,不能成为保护娜拉安全的场所,娜拉选择离开家庭,走向社会。在戏剧最后一幕,“The sound of a door shutting is heard from below.”清脆的关门声预示娜拉彻底挑战了传统伦理道德,成为了妇女追求男女平等的有力宣言。

### 3. 塔兰特拉:舞蹈是死亡

“The Tarantella”以蜘蛛塔兰泰拉命名,是一种起源于意大利南部的狂野舞蹈。被这种蜘蛛咬到的人会手舞足蹈,持续兴奋下去,直至精疲力竭死去。

多年前,娜拉丈夫重病急需去热带地区疗养才能痊愈。娜拉铤而走险骗得贷款成功去意大利治病,这吻合了舞蹈塔兰泰拉起源地。娜拉伪造签名如同被毒蜘蛛咬了一下,为日后的不幸埋下隐患。为了按时还款,娜拉没日没夜不停辛苦做工,还得讨好迎合海尔茂得到家用。在秘密被柯洛克斯泰发现之后,娜拉又不得不听从她的命令。娜拉在贷款之后,就不得不用尽全力在两个男人之间斡旋,却依旧被逼得走投无路。

娜拉决定在舞会结束后用自杀来,这体现塔兰泰拉是死亡之舞的神话渊源。娜拉先是故意胡乱舞蹈,让准备打开信箱的丈夫教她正确舞步。在舞会上,异域舞蹈使娜拉大展美艳风情,释放了娜拉长期被强势的丈夫压抑的女性魅力,娜拉在舞蹈中得到短暂自由。舞蹈给娜拉注入反对压迫,追求自我的无穷动力。正如被蜘蛛咬到的人会精疲力竭而死,娜拉知道舞会结束后为了家庭她只能自杀。这种毅然决然为了家庭赴死的决心导致了娜拉思想的剧变。

#### (三) 结构隐喻:娜拉的成长之旅

结构隐喻指以一种直观概念的结构来构造另一种模糊概念,使两种概念相叠加,使谈论前者的各方面的词语也同样适用于后者。在《玩偶之家》中,易卜生精心塑造了资产阶级妇女娜拉的三种不同的人生阶段,从不谙世事的金丝雀到歇斯底里的疯狂女人,最终成长为

具有独立人格的女性。“Journey”一词在戏剧中多次出现。娜拉说林丹太太远道而来是“a plucky long journey”。娜拉回忆一家去意大利治病是“a wonderfully beautiful journey”。LIFE IS JOURNEY(人生是旅行)构成了戏剧《玩偶之家》的主要结构隐喻之一。这个隐喻中“人生”和“旅行”各自都是一个概念,我们将具体行为“旅行”的结构映射到目标模式“人生”中去。观众通过易卜生预设的“人生是旅行”这个结构隐喻可以切身体验娜拉的三次心态转变。

海尔茂有着一份体面的工作和一个美满的家庭。他不喜欢冒风险,只愿意按部就班提前规划好人生。而娜拉是一个充满幻想和活力的家庭主妇。娜拉虽然是女主人,但在家庭中真正掌权的是海尔茂。娜拉没有信箱钥匙,不能吃甜食,甚至连要穿的裙子都需要丈夫决定。海尔茂嘴上说的甜言蜜语都是娜拉不可违抗的命令。当娜拉提到可以适当贷款来改善生活时,海尔茂严厉批评娜拉,“We two have kept bravely on the straight road so far, and we will go on the same way.”在海尔茂看来,一旦贷款人生就会走上歪路。

众人的出场则是娜拉一家在旅途中遇见的过往旅客,他们的到来一度使娜拉无路可走。林丹太太顶替了职员柯洛克斯泰的位置,柯洛克斯泰害怕失业便以借据

威胁娜拉。面对旅途中的危险,海尔茂选择抛弃妻子,而娜拉选择自杀保全丈夫的名誉。

就当敌人柯洛克斯泰和好有林丹太太重归于好，并退回娜拉犯罪证明之后，众人却再也回不到戏剧开始的原点了。娜拉的出走不是偶然。无依无靠的林丹太太独自工作，养活了生病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妹。她经济独立热爱生活，树立了新时代女性的榜样，在无形中灌输给娜拉追求独立自主的思想。林丹太太帮助娜拉和海尔茂揭开谎言，诚实面对彼此。阮克医生临死前对娜拉的告白更是让娜拉重新燃起对爱情的渴望，摆脱压抑糟糕的婚姻。娜拉的反抗也是彻底的，她质问资本主义法律制度和道德伦理，“Hasn't a daughter the right to protect her dying father from worry and anxiety? Hasn't a wife the right to save her husband's life?” 她开始做出自我判断，留在家只会成为只会继续做被丈夫控制的傀儡，于是决定“I am going away from here now, at once.” 娜拉从无条件服从海尔茂的管教到自主意识的觉醒乃至勇于争取自由，是一个自我发现的旅程。

《玩偶之家》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隐喻系统。不光是娜拉，海尔茂也是一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被操控的玩偶。如前所述，《玩偶之家》中个人的命运都不再是上帝之手操控，而是自身选择的结果。通过对于隐喻的解读，我们对娜拉的形象和心路历程有了清晰的了解。在当代社会中，女性和男性拥有平等的法律权利，妻子也不用谄媚顺从讨好自己丈夫。我们很难想象娜拉所处的社会环境，很难想象出女人只是男人的玩物会是怎样的情形。但是男女不平等的观念依旧根深蒂固，女性在回归社会之后仍旧面临严峻的困境。女性想要拥有和男人一样的权力，尤其是在处理家庭和工作的矛盾时，女人首先想到的便是牺牲自己的利益。娜拉正确处理自我和家庭的关系，也对当代女性如何处理家庭、事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借鉴。《玩偶之家》作为女性独立的宣言书，它重新审视了社会制度下男女极其不平等的社会地位，鼓励女性摆脱传统价值观念和社会法律习俗的束缚，活出自我。

### 十三. 《玩偶之家》的艺术特色

#### （一）严格遵守三一律

“三一律”即要求一出戏所叙述的故事发生在一天（一昼夜）之内，地点在一个场子，情节服从于一个主题。从戏剧时间的角度来看《玩偶之家》，我们会发现它与大多数戏剧一样，存在至少两个不同的时间，即演出时间、戏剧时间。其中演出时间指从第一幕拉开到最终闭幕的时间，即观众完整观看整部话剧所花费的时间，这一时间是外在的客观存在，容易被感知的。而戏剧时间则特指戏剧故事从发生到结束的时间，这一时间是超越我们的日常生活所存在的另一维的时间，是主观意识中的时间，是被建构的时间。而在本剧中，戏剧时间又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形态，第一是故事的展开时间，即剧中的圣诞节前三天，还有一个时间即故事的完整时间，这个时期就长多了，一直追溯到多年前娜拉借债的时候。而作者将这种跨越很多年的时间浓缩在圣诞节前三天，明显的是对时间统一规则的实践，这一点与我国著名戏剧家曹禺的代表作《雷雨》有异曲同工之妙。空间方面本剧就直接多了，所有的剧情均发生在同一场景之中，场景不变，人物上场下场构成场景的变化，这一点与我国传统戏曲的空间设置有很多共通之处。总之，本剧对于三一律的严格遵守是其艺术手法之一，而这一艺术手法所衍生的艺术特色便是对时空统一的牢牢把握，时空的统一让整个故事的结构更加紧凑而完整，冲突更加集中，使得全剧更具张力。

#### （二）人物形象刻画采用了对比法

本剧描述的是一个家庭女性从对丈夫的迷恋信赖到看清了真实面目之后的厌弃与背离

的故事，因此丈夫形象的塑造至关重要，而在本剧中，作者用了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来塑造这一人物，这个方法就是对比法，尤其体现在本剧第三幕中。为了替丈夫治病，女主人公娜拉伪造父亲的签名向别人借了一笔钱，而这个人正是在八年之后要被刚当上银行经理的丈夫海尔茂解雇的银行职员柯洛克斯泰，因此柯洛克斯泰给海尔茂写信威胁他，希望能够继续留在银行工作，海尔茂担心这件事会对自己的名誉和前途造成不好的影响，因此将怒火都转嫁到娜拉的身上，怒斥娜拉是“撒谎的下贱女人”，坏了他“一生的幸福”，而柯洛克斯泰的旧情人林丹太太正好是娜拉的好友，因此便帮助她向柯洛克斯泰求情，让他主动退回借据，解决了这件事情，之后海尔茂对娜拉的态度大大转变，又像以前一样，还说自己已经“宽恕”了妻子，而经历了这件事，娜拉也看透了海尔茂的极端自私和虚伪，知道了丈夫并不是真的爱自己，而是他的一个玩偶，在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娜拉果断选择离开这个“玩偶之家”。剧情突出表现了矛盾发生前后海尔茂对娜拉态度的变化，而这一前一后的对比，使海尔茂这个人物形象立刻便丰满起来，而娜拉的形象转变也是在这种对比中展现出来的，可以说，简单的对比法在这部剧中产生出了大巧若拙、大智若愚的效果，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 （三）剧情发展严密、完整

戏剧《玩偶之家》最鲜明的特点之一就是其剧情发展完整且严密，剧中矛盾的发展有条不紊、合情合理，鲜明地突出了主体，并且剧中重要人物的性格表现都非常到位。一方面，作者将剧情安排在圣诞节前后三天之内，这样可以将家庭悲剧置于节日的欢乐气氛中，形成鲜明的对比。另一方面，在剧情的进展中，以柯洛克斯泰面临被裁员而利用借据来要挟娜拉这一事件作为主线，将各种矛盾铺陈开来，并以女主人公娜拉的情感变化为暗线，展现了她从平静到混乱再到自我觉醒的过程，从而使整个戏剧的内涵显得丰富且深刻，舞台效果也非常强烈。

### （四）创造性运用“讨论式”艺术手法

在传统的戏剧创作中，创作者大多以展现人物间的矛盾冲突作为创作的基本要素，注重安排情节，并通过人物的动作和语言等来对社会生活的斗争、矛盾和冲突进行集中反映。传统观念认为，如果在戏剧中加入讨论，很容易会使作品变得流于说教，会降低它的艺术效果，难以引起观众的兴趣和注意。但是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并没有简单地沿袭传统的写作方法，而是在创作中逆水行舟，创造性地采用了“讨论式”的艺术手法，并将讨论部分作为整个戏剧的真正中心，对品性和行动问题进行了讨论，非但没有使戏剧变得枯燥乏味，反而使整部戏剧呈现出新的气象，收到了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也给整个戏剧创作领域带来了新的气息。英国剧作家萧伯纳就曾经对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讨论部分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通过讨论式结尾的应用，《玩偶之家》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很好的声誉，并为戏剧艺术的创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从讨论式的艺术创作特色来看，《玩偶之家》中所表现的人物性格是社会问题存在和发展的原动力，戏剧中所展现的问题与妇女的命运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仅具有典型性，还具有普遍性，因此易引起大多数妇女的共鸣，也能够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sup>⑧</sup>。

### （五）成功运用“倒溯法”

本剧一如常规剧本一样采用以时间顺序为基础的线性叙事，然而在常规线性叙事之外，本剧又进行了革新，即在以时间顺序为基础的线性叙事之外加入了同样基于时间顺序的倒叙。在戏剧的叙事上，作者以“结果”作为开端，然后以矛盾和冲突为主线来将事件的原因、发



生过程等铺陈开来。在第一幕中，柯洛克斯泰请求娜拉帮自己向海尔茂求情未果时拿出字据要挟娜拉，并由此引发了全剧最大的矛盾，即隐瞒与揭露之间的矛盾。然而这一回溯的作用不仅于此，先来看经由柯洛克斯泰回忆的这一事件的始末：八年前娜拉由于帮丈夫治病，在父亲过世后，以假冒签名的借据向柯洛克斯泰借了一笔钱。这一情境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对前情的必要交代，用以引发后面的故事，另一方面也是对人物性格的铺垫。八年前娜拉能为了丈夫而假冒父亲的签名，从这一行为不难看出娜拉绝对不是一个只会唱歌跳舞的“小松鼠”“小鸟儿”，而在她受到要挟后，并没有告诉丈夫，当然这有基于现实的考量，但也彰显出了娜拉敢于直面问题的勇气与担当，这为她后面看清海尔茂的真面目而决然出走奠定了基础。

总的来说，《玩偶之家》从思想上来说深刻地批判了“精神背叛”，反对资产阶级拜物教，从艺术特色上来说，作者在创作中的切入点非常恰当，容易引导观众跟随戏剧的发展进入高潮，剧情安排非常合理、紧凑，毫无拖沓之感，全剧矛盾冲突不断，高潮迭起，作者巧妙运用伏笔，构思精巧，情节完整，前后呼应，这也成为《玩偶之家》的有一个典型特色。除此之外，《玩偶之家》还创造并发展了现代悲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妇女在资产阶级家庭中的地位，揭露了资产阶级自私虚伪，以及妇女的出路问题。

#### 十四.《玩偶之家》的双重反讽艺术

##### （一）线索梳理

《玩偶之家》戏剧中有两条线索，娜拉与海尔茂夫妻2人是一条显性的主线，林丹太太和银行小职员柯洛克斯泰是一条隐性的副线。该戏剧一开场，便截取一段圣诞节的生活场景，展现娜拉与海尔茂的日常婚姻生活；接着，副线人物林丹太太、银行小职员柯洛克斯泰相继出现。在林丹太太与娜拉的交谈中，逐渐地把主线和副线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促成了戏剧冲突的关键导火索：娜拉帮林丹太太谋取银行职位，以顶替掉银行小职员柯洛克斯泰，但柯洛克斯泰手中却有娜拉伪造签字借款的把柄（冒名签字借款在当时的挪威是违法犯罪的行为，足以身败名裂）。而副线的两个人物之间的关系，在第三幕一开场林丹太太与银行小职员柯洛克斯泰的对话中得以揭露：二人在林丹太太结婚以前就谈过恋爱，如今在娜拉家再次重逢。最后，主线中海尔茂与娜拉翻脸决裂，娜拉出走；另一条副线，林丹太太与银行小职员柯洛克斯泰旧情复燃，走在一起。主副两条线索相互交织，共同推动剧情的发展，婚姻爱情观和叙事情境上的双重反讽便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

##### （二）婚姻爱情观上的反讽：

在娜拉的婚姻爱情观上，易卜生一方面运用了先扬后抑的手法，反讽之中饱含着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又以副线林丹太太现实与实用主义的婚姻爱情观，对娜拉的浪漫与自我牺牲婚姻爱情观进行反衬式的反讽，这种反讽产生的悲剧性更明显地表现在娜拉身上——最终离家出走震撼人心。

娜拉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生活优越，其父对她呵护备至，嫁给海尔茂，一直做家庭主妇，或精心准备圣诞节，或打扮参加化妆舞会（虽有一段经济危机，但娜拉冒父亲之名借款便轻松化解，可见其父的社会地位不一般）没有外出谋事，这样封闭自足的中产阶级生活环境，使得娜拉像一个仍在襁褓里的婴儿般纯洁善良，像一个还未长大的女孩子充满着罗曼蒂克的幻想；她天真地认为冒名签字借款是她做过的“一桩又得意又高兴的事情”，救了海尔

茂的命。而谈话的另一方林丹太太却认为这件事“做得太鲁莽了”，更加反衬出娜拉未经历世事的浪漫、单纯和为了救丈夫的不顾一切。为了还清债务，同时又不让海尔茂知道而烦恼，娜拉“只能东拼西凑，到处想办法。”，“买东西老是挑最简单最便宜的”，还“弄到了好些抄写的工作”，“每天晚上躲在屋子里一直抄到后半夜”，更加反映出娜拉在婚姻爱情上的自我牺牲，在娜拉的心里，为了丈夫，为了家庭，做一切事情都是值得的，连牺牲自己的幸福也是可以的。

但当娜拉浪漫/自我牺牲的婚姻爱情观遇到知道真相的海尔茂时，却像肥皂泡一样一触即破，自私、没有责任心的海尔茂根本不能理解娜拉的浪漫和单纯的爱，粗暴的认为冒名签字借款“把‘我’一生幸福全都葬送了”，甚至无视妻子娜拉自我牺牲，轻蔑地认为即使娜拉死了，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这把之前娜拉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所幻想的种种美好做了全盘否定，在前后处境有着巨大落差的娜拉身上，产生了悲剧性的反讽，表现出易卜生对于现实爱情的深刻把握和认识。

在《玩偶之家》中，呈现出来两对截然相反的婚姻爱情观念：一种是主线中显性地——娜拉对海尔茂的浪漫/自我牺牲型的婚姻爱情观；另一种则是隐含在副线中的——林丹太太现实/实用主义的婚姻爱情观。二者看似对比，一主一次，一个呈现一个隐藏，“从构成上看，反讽不可能孤立存在，它必然是两种对立物的矛盾统一的产物”，“但不是所有的对照都是反讽。反讽中的对照是矛盾因素的对比，由此产生一方对一方、甚至双方之间的相互否定”，“而普通的对照只是差异因素的并置，缺乏否定性”，易卜生在戏剧高潮处，给出了他心中不言自明的“胜负”：娜拉看清真相，离家出走，林丹太太要求与柯洛克斯泰生活在一起；这一悲喜交加、明暗交错的落幕立刻产生了强烈的反讽效果，扩展了阅读过程中的想象视野。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局，产生出这种反讽的效果，根本原因就在于两位女主人娜拉和林丹太太所坚持迥异的婚姻爱情观念。

### （三）叙事情境上的反讽

《玩偶之家》在叙事情节的安排上，易卜生巧妙的设置了一种反讽，即叙事情境反讽，围绕着主线中心人物娜拉的日常婚姻生活得以展开。它在该戏剧作品中的表现方式十分丰富，“是一种更具整体性的反讽方式，它是文本在叙事风格、主题立意与情节编撰等文体要素中呈现的对立状态共同孕育的一种内在的张力”。

在《玩偶之家》戏剧中，主要采取的表现方式是“情节的发展或与小说人物的预想背道而驰，或者干脆连读者的如意算盘也打破”，具体可以概括为：善良娜拉有心助人却婚姻破碎；林丹太太无意求助而好事成双。这种表现方式的情境反讽具有了两种重要的功能：

其一：建构成整体叙事结构上的反讽格局，成为《玩偶之家》戏剧情节推进的方式和戏剧冲突成立的前提，例如为婚姻爱情观念的反讽提供了情节上的可能性，形成大反讽格局之中套层层反讽的模式。反讽格局使得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目标与实现的南辕北辙，主观努力与客观实情的事与愿违”，大量的情境反讽均是不可预测的，对于娜拉来说，没想到顶缺掉的是名声狼藉的银行小职员柯洛克斯泰，更想不到柯洛克斯泰会卑鄙的拿借款的事威胁她，万万想不到的是自己深爱的丈夫在知道事情真相后的无情责备和轻蔑；对于林丹太太来说，谋求职位却与旧恋柯洛克斯泰相遇，甚至二人在诉求和相互理解之后迅速的走在了一起；对于海尔茂来说，原本听话的娜拉竟会瞒着他做他不允许做的事——冒名签字借款，

更不能理解一时气愤的话会导致妻子娜拉离家出走；对于银行小职员柯洛克斯泰来说，被人顶替、丢掉工作无异于让他去死，吃惊的是顶替的却是曾经抛弃他的恋人林丹太太，当林丹太太说两个“像翻了船，死抓住一块破船板的人”要生活在一起时，他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其二：展示了生活的原貌，悖论与联系相反相成，“籍此升华到主题反讽，更深刻地揭示出主题意旨”。没有刻意的安排和设置，《玩偶之家》三幕发生的场所都是在娜拉和海尔茂家的客厅里，剧中的所有人物都是正常的人、当时时代中的人，既没有神秘的超现实因素，也没有抽离出来的内心独白，只是日常现实生活中，人物为了某种目的或极力避免某种事件发生而作出的种种努力，最终却扭合成事与愿违的矛盾或困窘，如此种种都是现实性的叙事情境反讽。“在情境反讽的作品中，可能没有反讽和讽刺性的词句和言语，甚至可能隐藏具体的反讽者，对表象后面被揭露的反讽性真实好像也没有给予一个清晰的确定”，其实，经过分析不难发现，这些夫妻之间、情人之间不理解、不和谐产生的分分合合正是易卜生对现实世界中家庭伦理问题的严肃思考，该戏剧中所揭露的反讽和抨击对象就是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家庭伦理的桎梏——在家中妻子没有实际地位，只是丈夫的附庸，对丈夫要言听计从，只要一纸休书妻子便无法生存。

### 十五.《玩偶之家》作品影响

《玩偶之家》又名《娜拉》，1879年，当该戏剧剧本刚出版两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就上演了该戏剧；1880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和德国的慕尼黑演出；1889年在英国演出；1890年在美国演出；1894年在法国演出。中国“五四”运动后，开始上演。

1918年《新青年》出版了一个“易卜生专号”，使中国人知道了西方有个女性名叫“娜拉”，她敢于反抗性别歧视并勇敢地离家出走，最终摆脱了受制于夫权束缚的“玩偶”命运。于是一时间，“女性解放”之声不绝于耳，“娜拉”不仅成为了中国女性的效法对象，同时更为处境尴尬的新文化运动，注入了一针令人兴奋的强心剂。因为将妇女问题升华为社会问题，无疑会增强中国人对于思想启蒙的关注热情；而《玩偶之家》中国化的意义阐释，又直接导致了“五四”时期“所有价值观念的变革”。易卜生以其《玩偶之家》拯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时也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空前繁荣。

民国时期的中国一些女性知识分子，效仿“娜拉”，主动提出离婚、走出家庭、建立事业的女性多了起来。首先，主动提出离婚的女性比重上升。中国封建父权制赋予男子休妻的特权，向女子灌输“贞洁烈妇”、“从一而终”，如果女子不满婚后生活而提出离婚则被认为有悖伦常。随着“娜拉”与“五四”妇女解放运动融为一体，一部分获得教育的女性开始成为觉醒的“新女性”，从态度到行为上，她们均迈出了“出走”的关键一步。这一时期，城市中由女方主动提出的离婚案件的数量呈现上升趋势，从1921年到1925年间，上海妇女主动提出的离婚案已经接近15%。1928年到1934年，北平女性主动要求离婚者已经达到66.1%。其次，涌现出众多独立的女性从业者。

《玩偶之家》戏剧，不仅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欧美戏剧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极大地推动了欧洲女权运动的发展。